

敬躋堂叢書

十二

東

坡

文

學

堂

。



敬濟堂林叢書之五

大戴禮記射補

紹興周肇祥題

癸未冬刊成  
古學院藏板

序

浙之東西盛儒門瑞安孫氏其著也琴西太僕蕙田侍郎  
弟竝擅文望致身通顯太僕子詒讓以名孝廉覃學經  
學爲當世大師浙人稱爲仲容先生者也吾家於孫氏有  
世舊則灑早歲卽諗先生名及銜命持巡節涖溫處欲造  
廬申其夙慕而先生歸道山久矣先生殫極羣經尤博力  
於禮所著周禮正義已行世比古學院蒐刊名著復於姜  
君韡齋許獲見其大戴禮記斟補雖屬石印本然傳者絕  
罕且中多亥豕之訛韡齋固深究禮學者斟訂竟迺議付  
剞劂嗟乎禮學之微大戴尤晦昭代昌明經學遠軼前紀  
若長洲惠氏婺源江氏歙縣金氏皆深於三禮類能稽古  
訓析名物顧未聞於大戴禮特有發明其據北周盧辯注

本參訂訛脫或別標心得則乾嘉以來始盛韓齋跋語舉之詳矣先生是書折衷羣說旁徵補訂獨稱精覈使諸家異同得失昭若發蒙學者尤便之絕學之晦而復顯厥功鉅矣則澧於禮學罕闕涯略竊念先太保領春官日首創設禮學館謀揆古準今釐正典制值國變作不竟其事繇是冠裳毀裂人紀淪斃既至於今未已物極必反舍禮何以揅之又念漚流方縱儒籍埃蕪後之求野者雖欲祖述禮經或苦乏津導是書行庶足爲發揚禮學之一助乎則澧生於浙旣長復宦於浙以是於浙人士尤曠顧余生晚雖與先生世舊且躬履其鄉迄不及接其言論丰采爲憾今獲讀先生書以略效斟刊之勞景行之私良足幸已甲申初春侯官後學郭則澧謹序於舊都團城之當翠閣

大戴禮記斟補卷上

瑞安孫詒讓

王言第三十九 孔目錄云舊本題為主言篇中王字凡

十九見皆誤作主唯十六字不誤 今据以改正 馮

登府校云篇中王字十九惟莫不來至朝覲于王王字

不誤乃第十四字非第十六字 以下諸家校並據劉氏錄本

惟士與大夫之言之間也 孔云聞宋本訛聞 趙鉞校

云韓本聞作間 案韓本蓋即宋韓元吉本據孔敘所校宋本亦即韓本而趙丁校宋本與孔氏

所校多差異又似非一本故並存之

得夫子之閒也難 孔云閒朱本作間 丁杰校云花齊本沈鼎新與朱養純

參評當云沈本嚴元照校云花齊本較舊本獨為文從字順頗疑有私意竄改之處而孔君據之獨多

趙校云韓本作聞下同 案孔所據宋本即韓本疑元



校云朱本乃宋本之譌凡趙校宋本亦多挽誤以其舊槧間與孔校不同存之

雖有博地眾民 趙校云地字宋本作施末行施彌博正

應此案此仍當以博地為是宋本未塙

政之既中 丁杰校云既字宋本訛不

入山澤以時有禁而無征 孔云舊本云一作入山澤以

時而不禁夫圭田無征 案下云此六者則當以關市

田稅力役為四加山澤與圭田為六若如今本則為數

不足當從舊本為是

明王捨其四者而節其二者 盧注云關也市也山也澤

也 丁校云應數圭田不宜分山澤為二王制全用此

文但稅十取一改作公田藉而不稅文法不同耳

上樂施則下益諒 孔云施予也諒誠也 嚴元照校云

爾雅釋詁詔亮也左右相道也詔相道左右助勵也亮

介尚右也左右亮也小爾雅廣詁涼助佐也大雅大明

末章云涼彼武王傳云涼佐也釋文云本亦作諒正義作諒

韓詩作亮云相也是諒有佐助之義上有樂施之君則

下民相感而相佐助也補注訓誠恐未切案此說亦未

以廣異義

七者布諸天下而不窳 孔云窳不實也春秋左傳云大

者不窳 嚴校云淮南要略有此文高注云窳緩也布

諸天下雖大不緩也高注从爾雅釋言云窳聞也聞緩

之義相因補注從杜預左傳注解恐當依舊義為長案此

義亦未塙當以孔義為是

千步而井 孔云千步亦字誤韓詩外傳云方里為一井

廣三百步長三百步爲一里 趙校云此井字當作鑿  
井之井解千步字亦非誤孔注失之道上有井所以便  
行者也若解作井田便與柔遠之意無關此與周書大  
聚解十里有井正同 案趙說亦通依周書則三千步  
而井蓋十里者長三千步廣三百步也此井止千步則  
三里有奇而有井十里當有三井蓋鑿井以便行旅之  
汲飲十里則太疏闊固不必拘矣家語亦作千步足明  
其非誤也

三井而甸烈三甸烈而距五十里而封百里而有都邑

孔云書大傳曰八家爲鄰三鄰爲朋三朋爲里古者分  
田八家同井三井一朋之田也三甸烈一里之田也

案依上文井千步則三井三千步積十里三甸烈積三

十里此疑卽周禮遺人所云凡國野之道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此句烈卽十里之廬距卽三十里之宿也烈與列通周禮師氏云朝在野外則守內列司隸云守野舍之厲禁鄭注厲遮列也

列今本作例此從釋文別本山虞典

祀墓大夫注並訓厲爲遮列厲列字亦通十里之廬亦爲遮列之舍故謂之

句烈矣距疑當爲遽之借字管子大匡篇云三十里置遽委焉尹知章注云遽今之郵驛也蓋遺人三十里之路室兼爲傳遽之舍彼五十里有候館亦卽在此五十里封之內此經并句烈以下並說道路委積之事與遺人義正相應故下文云乃爲蓄積衣裘焉使處者恤行者有與亡通校上下文足明其義矣千乘篇亦云地以



度邑邑以度民以觀安危距封孔彼注云九里曰距則  
與此不合

則天下之明譽興 趙校云宋本作名譽 案明名字亦

通

哀公問五義第四十

哀公曰善 趙校云宋本按云荀子有人有五儀數句此

蓋宋人核刻者所注舊本往往有校語並同

不能選賢人善士而託其身焉以為己憂 孔云楊簡曰

親近小人故致憂患 丁校云楊注非也觀文子篇末

可見 案衛將軍文子篇末說介山子推云以不能學為己終身之憂丁蓋據彼文

躬行忠信其 案王念孫據下文及荀子家語校改而 心不置 孫星衍校云

疑置亦惠字之譌荀子所謂言忠信而心不德也 嚴



校云易繫辭云有功而不置鄭注云置當爲德晁說之  
案古文德類置字因相亂又案官人篇置義而不遷置  
卽植字當訓立古今字耳

王念孫注  
昭說並同

躬爲匹夫而不願富貴爲諸侯而無財 孔云躬讀爲窮  
富字絕句願上宋本脫不字从文選歸去來辭注引此  
文增荀子作富有天下而無怨財 孫校云以文選注  
當讀不願富貴絕句下仍重一貴字語意方足 案此  
當從孔讀爲是四代篇云願富不久妨於政可證孫說  
非是無財亦當作無怨財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君子以此之爲尊敬 孔云敬下小戴記有然字宋本亦

同从元本刪 趙校云宋本無然字

夫然後以其所能教百姓 孔云小戴記無夫字宋本亦

脫从朱本增 趙校云宋本有夫字

固臣敢無辭而對 孔云固猶故也 丁校云固與後文

固固同義而對如云以對

公曰寡人固不固焉得聞此言也 孔引王肅曰固鄙陋

也又云不固大典作不問 案今本小戴記亦同鄭注

云固不固言吾由鄙固故也孔疏云固固者上固是鄙

固下固故也言寡人由鄙固之故所以得聞此言由其

固陋殷重問之故得聞此言皇氏用王肅之義二固皆

爲固陋上固言己之固陋下固言若不鄙固則不問焉

得聞此言哉臧庸云固與故通故鄭注以上固爲鄙固

下固爲故王肅好與鄭異兩固字皆作固陋解遂以下

固為不固焉讀於虔反改句下屬復偽撰家語大婚解  
曰寡人實固不固安得聞此言乎禮記今本亂於家語  
之文作寡人固不固鄭注亦衍不字幸孔疏詳明今刪  
正之拜經日記案臧說甚塙若然此經亦當作固固今本不  
字亦後人所加竊謂上固字當訓為實下固字乃為固  
陋焉當訓為乃見經義述聞焉得聞此言謂乃得聞此言也

禮三本第四十二

天地者性之本也 孔云荀子史記性作生 趙校云宋

本性作生與荀子史記同

道及士大夫 孔引楊倞云道通也 丁校云道不訓通

如訓通則當云道通乎士大夫不當云道及

待年而食者不得立宗廟 孔云待言荀子作持手盧本

同 丁校云持手而食如禮器云食力

貴本之謂文 丁校云愚意貴本之謂文此與史記荀子  
並誤禮器云禮者反本脩古不忘其初者也又云禮也  
者反其所自生樂記云禮反其所自始又云報情反始

也

案丁蓋以文  
爲反之譌

三年之哭不文也 孔云文史記作反盧本同 丁校云

當依史記作不反

縣一磬而尙拊搏 孔云春秋左傳室如縣磬服虔以爲

磬字一磬堂上特縣玉磬也笙磬頌磬皆編縣堂下拊

搏以韋爲之形如小鼓實之以糠樂記所謂相也周官

大師大祭祀帥瞽登歌合奏擊拊 趙校云左傳縣磬

國語作縣磬 案荀子禮論篇作縣鍾尙拊之搗鍾磬



並謂特鍾特磬也但堂上不得有金石之縣特鍾特磬

仍在堂下唯拊與琴瑟同在堂上江聲王鳴盛孫星衍黃以周並謂拊在堂

上故大師登歌鼓琴瑟得兼擊拊令奏尙卽上也經於

拊搏云尙明對縣磬在堂下爲文孔說非是

禮察第四十六當小五之數也

以舊禮爲無所用而去之者趙校云宋本無所字

禮者禁將然之前趙校云宋本作禁於將然之前

而禮之所爲生難知也孫校云生當作至當小五之數

處此之功無私如天地孔爾豈顧不用哉丁校云爾字

句絕後文所置爾句法亦然趙校云宋本於爾字句

廣育被蠻貉四夷趙校云宋本貉作貊

夏小正第四十七丁校云陸機郭璞俱引小正傳則傳

攷齊堂叢書大戴禮記辭補上



與經同出世人誤解隋志歸之戴德非也

鴈北鄉

丁校云鴈當作雁

案朱養純鄭攻本同

何以謂之為居生且長焉爾

丁校云為字衍

案洪震煊亦校刪

案丁校是也居當屬下讀

記鴻鴈之遯也如不記其鄉何也曰鴻不必當小正之遯

者也 孔云鴻不必當小正之遯者鴈南鄉時不在中

國小正見其遯不見其鄉之不必當遯之月故不記

丁校云不必當小正之遯似云有以八月遯者 案記

鴻鴈之遯也句當作記鴻之遯也鴈字衍此因九月書

遯鴻鴈二者並舉而此月止云鴈北鄉唯舉鴈而不及

鴻故發問也下亦單舉鴻可證 又案傳小正之遯下

有必字文較完備鴻不必當當疑當為常下當有見字

卽承上見鴈而後數其鄉也爲文此當讀鴻不必常見  
爲句下小正之遭必者也別爲一句大意謂鴻爲鴈之  
大者南方不常見而北方則鴻鴈生長之區固當常見  
小正所書遭者必據其見者故於遭兼言鴻而於北鄉  
則唯言雁錯文以見義也不必常見猶九月雀入於海  
爲蛤傳云非常入也孔丁說非經傳之旨  
何以謂之雷則雉震响下趙校云宋本何以謂之雷句  
案雷當屬下讀宋本非是

魚陟負冰陟升也負之者言解蟄也下孔引金履祥日月  
令魚上冰是也春冰薄魚旣升背若負之下案以月令  
義校之此負疑當讀爲培莊子逍遙遊篇說鵬云故九  
萬里則風斯在下矣而後乃今培風負冰與培風義同

負培並言乘也登也

莊子培訓乘登詳王念孫讀書雜誌餘編

言魚躍而在

冰上亦即月令上冰之義

月令孔疏云謂魚從冰下升於冰上而負冰案孔謂魚在

冰上則不得負之孔仍未僚負字之義

如金說以負為背若負之則仍在

冰下

易緯通卦驗鄭注云負冰上近冰也亦非

與月令義不相應矣負培古

音近字通

初歲祭耒始用暘也

孔云蓋以鬯灌地而祭耒與程

鴻詔云耒當為采讀為菜祭菜與祭鮪例同謂祭而用

采其採用暘或用韭也

夏小正集說

案程說是學記云大

學始教皮弁祭菜是其證也月令仲春上丁命樂正入

舞舍菜玉燭寶典引蔡邕月令章句云釋者置也菜者

鬯也鬱金香草釀以秬黍是謂秬鬯所以禮先聖師也

中郎釋菜為鬯似即隱據此經義

園也者園之燕者也 阮元校云燕當从初學記廿四改

作藩

合冰必於南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收必於南風

故大之也 孫校云顧氏問曰太平御覽合冰必於南

風解冰必於南風生必於南風殺必於北風蓋以北風

陪說大之者仍大南風也傳文疑是傳寫之譌孔引山

海經駁傳非也

凍塗者凍下而澤上多也 孔云澤讀若其耕澤澤之澤

趙校云徐廣史記注云古釋字作澤

田鼠者獾鼠也 趙校云墨子非儒篇云糶鼠藏蓋糶鼠

冬藏穴中故此記其出之時

農率均田率者循也均田者始除田也言農夫急除田也



孔云均讀爲耘故傳言除田也月令正義以農率爲田峻與傳訓異 案月令孟春王命布農事命田舍東

郊皆脩封疆審端徑遂又云田事旣飭先定準直農乃不惑鄭注云田謂田峻主農之官也又引夏小正曰農率均田孔疏云農率則田峻也均田則審端徑遂也月令疏說與此傳義全不合孔冲遠不宜疏舛若是竊疑此記古本當作均均者循也均循聲相近故義亦略同田謂農官巡行校督農夫使除田蓋均循實爲除田而設而均與除義實不相蒙孔讀爲耘非其義也農率卽帥謂農官也國語周語說藉田云農師一之韋注云農師上士也農師疑亦卽農帥蓋唐以前本如是故孔釋農率爲田峻宋以後本譌易以循釋率義遂以除田詰



均古既無是義又與鄭孔所引不合矣

獺獸祭魚其必與之獸何也又十月豺祭獸謂之祭獺祭

魚謂之獸祭何也豺祭其類獺祭非其類故謂之獸大

之也孔云諸本經文脫獸字傳文三獸字並譌獻

丁校云獺獸不成句劉寶楠校云玉海引無獸字

孫校云除豺祭獸外四獸字皆當作獻案孫校是也

善變而之仁也故其言之也曰則盡其辭也孔云月令

鷹化爲鳩在仲春小正例凡言則者候皆較蚤孫校

云言則者不必盡蚤蚤者亦不必盡言則劉恭冕校云

世說新語方正篇注引善變而之仁故具之

鞠則見孔云戴震曰鞠讀爲噉字之譌也丁校云戴

注鞠誤解如此則初昏當在上案王引之亦謂此見

當爲晨見與丁說同

初昏參中蓋記時也

孔讀

斗柄縣在下言斗柄者所以著

參之中也

趙校云宋本也字句

劉校云玉海引縣

作垂下同

案此當从孔讀十一月時有養夜傳云若

日之長也云與此文例正同戴震汪中校並移此云字

著前章鞠則見者歲再見爾爾字之上非是

梅杏棗桃則華棗桃山桃也

孔云山上黃本無桃字

案黃本是也此明經棗桃爲二物傳述經棗字而釋之

不當兼及桃當據刪

或曰桴嫗伏也

趙校云宋本伏誤伐

羊蓋非其子而後養之善養而記之也

案非下疑當有

必字後疑當作腹下文云羔羊腹時也文正同

夏有煮祭祭也者用羔

孔云煮祭饋熟之祭也又云煮

盧本作暑 案此當从盧本作暑祭戴震洪震煊汪照

校並同周書嘗麥篇云孟夏祠大暑所謂夏有暑祭也

洪氏疏義釋為夏后氏有暑祭則非傳義祭寒祭暑皆用羔其禮略同孔謬

祭寒用羔見昭四年左傳

喜羔之為生也而記之與 案生當為牲之段字言祭暑

則以羔為牲故記之也

綏多女士綏安也冠子取婦之道也 丁校云詩標有梅

正義引夏小正傳作綏多士女士猶言男女也今本

倒 案臧琳洪震煊校同

繁旁勃也 孔云旁宋本譌萬通解作方蓋本旁字脫去

上半或誤為方因轉為萬耳 趙校云古旁方近見惠

氏書古誼孔校語非是

昆小蟲抵蝼昆者眾也由魂孔讀魂也案下王從黃本增魂也三字是此

挽者動也小蟲動也孔云傳言昆猶魂也魂之言動

也丁校云白虎通情性云魂猶泆泆也魂魂連文猶

言泆泆呂氏春秋季春紀園道章云雲西行云云然注

云運也董子山川頌混混泆泆孫校云中山經其光

熊熊其氣魂魂嚴校云一切經音義廿一大菩薩藏經十引

夏小正蠃小蟲也蠃魂也魂魂然小蟲動也可證魂魂

連讀然玄應所引亦有誤案王念孫亦據玄應引校顧問校云楊

子魂魂萬物注魂魂多兒案丁孫諸家說足正孔讀

之誤依法言李注則魂魂兼動與眾二義與傳旨正合

取之則必推之推之不必取取之必推而不言取孔云

取必戴氏校本改故言案此當作推之則必取之取



之不必推推必取而不言取謂凡取它物不皆用推用  
推者唯取蚝爲然則云抵可以見其爲取故經不書取  
而書推也今本推取二文上下俱到遂不可通戴孔校  
並非

田鼠化爲鴛鴦也 劉恭冕校云列子天瑞篇云田鼠

之爲鴛釋文音涓說文鴛鴦也大戴記三月田鼠化爲

鴛案洪頤煊云鴛音之異周書云化鴛郭注爾雅鴛音鴛鴦也鴛

音諳

札者寧縣也 顧校云爾雅注作虎懸

王萑莠 孔云鄭君箋詩疑王萑卽萑其注月令又疑王

萑卽王瓜未審焉 案月令王瓜生注云今日王萑生

夏小正云王萑秀未聞孰是是鄭月令注亦止校異文

並不以王瓜王萑爲一物孔說未塙

莠幽 顧校云國策幽莠之幼也似禾 案此莠爲秀之

段借與稂莠不同顧引國策於經無當也

執而升之君也 丁校云升之君似別其羣之誤 案此

與十二月納卵蒜傳云納者何也納之君也義略同丁

說未塙

浮游有殷 趙校云浮游宋本作蜉蝣 案易本命篇亦

作蜉蝣則宋本是也

鳴者相命也其不辜之孔讀時也 孔云辜略也不云鳴

鳩而云鳩則鳴是不略之也 趙校云鳴者相命也登

樓賦注引鳴下有也字辜宋本作事也字絕句 丁校

云不辜如云不殺 案丁說是也正月鷹則爲鳩傳云

其殺之時也與此文例正同孔讀其不辜之句而釋爲  
不略失之

故其記日有養日云也案云也疑當作也云今本誤到

正月云初昏參中蓋記時也云十一月時有養夜傳亦  
云若日之長也云與此文例正同

菽糜以在經中又言之時何也是食矩關而記之孔引  
黃叔琳云矩法也以爲食法之所關而記之也孔又云  
以已通已在經中者食菽糜以心中爲候經言心中則  
菽糜已在其中矣時是也又云舊本云矩關一作短閔

丁校云矩關當是豆鬻之誤王念孫云戴校本改

時爲是是爲時盧云矩關作矩閔案舊本校云或曰當

作豆鬻案舊本時是互譌當從新校本改正矩關或作

短閔皆豆鬻之譌傳之豆鬻正釋經之菽糜也經義述聞

案時是二字互譌戴王校是也但依彼校則以在經中

上當補菽字謂上經云初昏大火中種黍菽此依盧王校補孔本

上經無此三字此又云菽也時食矩關而記之洪震煊云短疑

當作時食粗句閔而記之言是時眾穀未登民食粗糲

故以菽糜為食因哀閔而記之也洪震煊云閔如春秋傳閔雨之閔是也

粗與矩閔與關形近而譌孔黃說並望文生訓不足據

王丁以矩關為豆鬻亦非是

頒馬分夫婦之駒也孔云舊本云夫婦一作夫卿按傳

本作大夫卿又云分夫婦之駒者游牝之馬至是別之

案依孔說則是別羣之事經不當云頒況周禮校人

云春執駒此文四月亦云執陟攻駒則春末夏初已



別羣不得此月始分夫婦之駒據三月頒水傳云分水以授大夫也此與彼書法同則當依傳本作分大夫卿之駒也舊本作夫卿者夫即大夫二字之并省古文或如是作秦刻石御史大夫作御史夫二即其例也

案洪震煊

本亦作分大夫卿之駒也

用此見斗柄之不在當心也 孔云在當盧本作正當

案在當文義難通當從盧本作正爲是

煮桃桃也者柶桃也柶桃也者山桃也 孔曰黃叔琳云

禮豆實曰桃桃諸無舉柶者傳似小誤 案此當作桃

也者囿桃也柶也者山桃也乃別桃於柶之辭與上梅

杏柶桃則華傳略同今本傳寫誤搃黃乃以疑傳傾矣

寒蟬鳴蟬也者蜺蟻也 孫校云蟬也者蟬上當有寒字

案盧文弼王念孫校同

丹鳥羞白鳥丹鳥也者謂丹良也白鳥也者謂閩蚋也孔

云皇侃說丹良螢火也

案皇說見月令孔疏崔豹古今注說同

案皇以

丹良為螢火然螢火未聞能食蟲蚋雖古說恐未足馮

竊疑丹良當即螳螂良螂聲類同五月良蜩鳴良爾雅

釋蟲亦作蜋可證丹螳一聲之轉螳螂能食飛蟲故經

云云

鹿人從者從羣也鹿之養也離羣而善之離而生非所知

時也孔云離麗也牝牡偶也丁校云愚謂離與從

義相反非相因案丁說是也離羣猶禮記月令中夏

云游牝別羣

前頡馬傳云離駒亦謂駒之離羣特繫者與此義同

傳意蓋謂鹿從

羣而孕離羣而後生生與從不同時易本命所謂鹿六

月而生故云非所知時也

主夫出火主夫也者主以時縱火也 孔云夫如夫圭田

之夫治也 案孔說迂曲不可通主夫夫疑卽火之譌

主火卽周禮夏官司燿之職出火上當有不字卽司燿  
所謂季秋內火也上云內火卽謂火伏故此別云不出  
火矣

若蟄而榮鞠鞠草也鞠榮而樹麥時之急也 孔云若蟄

若上燕及蟄獸皆蟄也抑或若卽燕字形誤言燕蟄而

榮鞠鞠榮而樹麥物候之相踵者也又云榮鞠下通解

增樹麥二字非 孫校云此注若蟄而三字迂曲不如

別本以若蟄而三字作言蟄也得之

案戴震盧見曾  
洪震煊本並同

丁校云畢竟經有樹麥二字 案孫丁校近是但別本

以若蟄而三字為上熊羆貉豺鼪鼯則穴經之傳得之  
而作言蟄也亦不免臆改此當作若蟄介謂熊羆諸獸  
之穴與蟄相若也介而形近而誤孔失其句讀又臆為  
之說殊謬

王始裘者何也 丁校云王上當有王始裘三字

案通解本如是

戴洪本並同

黑烏浴 孔云傳本作黑烏浴 丁校云應依傳本如作

烏不用黑字 案丁校是也

嗇人不從 孔云嗇人嗇夫也 丁校云左傳注嗇夫主

幣帛之官覲禮注司空之屬襄四年傳稽人成功收斂

之官也管子君臣上吏嗇人任事人嗇夫任教周策有

嗇夫空



保傳第四十八

過聞則下 趙校云闕本作闕 丁校云過闕過廟卽由

郊反宮之日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注作闕賈子階級云

入正門則趨 嚴校云字書不見闕字疑闕之誤廣雅

釋詁三闕空也曹憲音口決反玉篇闕闕無門戶也闕闕

音相近釋名釋宮室闕在門兩旁中央闕然爲道也則

義與闕亦相近闕字當是大戴本文或有作闕者後人

據新書改耳 案嚴校是也闕蓋从門切聲古音與闕

同部傳寫誤切爲卦耳

昔者周成王幼在襁褓之中 盧注云武王崩成王十有

三也 孔云新書脩政語曰成王年六歲卽位故云襁

褓言十有三者書古文說與賈子異也 丁校云下云

親以其身見於粥子之家則非六歲所能矣建本賈子作年二十歲

此三公之職也 盧注云今尙書說三公司馬司徒司空

也 丁校司馬移司徒下 案丁校非是韓詩外傳及

漢書百官卿表引或說並謂三公首司馬次司徒卽盧

所本舊本不誤

故孩提三公三少固明孝仁禮義以導習之也 盧注云

三少又親近故孩提而教之 孔云盧君絕故孩提爲

讀非是 趙校云宋本三少等十一字注在故孩提三

字下 孫校云孔君所解亦當絕故孩提爲讀 丁校

云畢竟三公二字是後人加後文注亦可證

故太子乃目見正事聞正言行正道 孔云目見高安本

作日見案作日是當據改

此殷周所以長有道也孔云道上宋本衍常字从朱本

刪大趙校云宋本並無常字

則入於小學小者所學之宮也孔云漢書新書學上無

小字小者作學者宮作官案官字較爲近古王念孫

亦从漢書賈子校謂宮官亦字之誤今攷宮字亦可通

周禮大司樂鄭注說成均云文王世子云於成均以及

取爵於上尊也則周人立此學之宮是學官亦可稱宮

似不必定从漢書賈子改官也

則貴賤有等而下不踰矣盧注云成王年十五亦入諸

學觀禮布政故引天子之禮以言之四學者序瞽宗上

庠及四郊之學也丁校四郊改西郊云盧意以大學

在內其四學則一爲西郊之學蓋本王制 孫校云案  
注言四郊之學似并數大學在內以大學在郊也王制  
言虞庠在國之西郊不得分虞庠及西郊之學爲二

案丁改四郊據今本王制校也攷北史劉芳傳引王制  
亦作四郊與祭義注合則盧所見本自作四郊不必依  
今本改也諦審盧意蓋以經四學不著學名而後注又  
謂小學卽虎門師保之學大學在王宮之東則其意蓋  
謂東序等三學及四郊之學皆爲大學矣東序瞽宗上  
庠見文王世子鄭注云周立三代之學亦卽在王宮東  
之大學也四郊之學則郊學也依鄭王制注義周大學  
在王宮之東小學在郊則四郊之學自是小學而盧誤  
謂亦是大學又周大學別有成均辟雍

詳孔氏  
補注

盧氏不



數者以鄭周禮大司樂注謂成均卽虞之上庠而辟雍

鄭駁五經異義謂在郊則又不與三學同處

見詩大雅靈臺孔疏

故不及也實則周制亦小學在國大學在郊大學有五  
學東東序西瞽宗北上庠南成均中辟雍此有四學下  
文又有大學卽據四學與辟雍言之皆大學也與四郊  
虞庠無涉盧用鄭義而微不同皆未允當也詳周禮正  
義丁孫兩校亦皆未愾盧君之愾孫氏所糾亦未塙  
則德智長而理道得矣 趙校云而理道得矣注宋本在  
長有道也下

有虧膳之宰

盧注云太子齒於學則有榘楚之威成王

雖幼固與成人等且王旣冠

孔云虧漢書新書並作

徹宋本又於虧上衍出徹字从太平御覽引此文刪

孫校云當刪虧字存徹字 劉校云徹武帝名

有誹謗之木 盧注云堯設之 趙校云宋本設作置

有敢諫之鼓 盧注云舜置之使諫者擊之以自聞也

趙校云注宋本無者字

鼓夜誦詩 盧云賈誼云敢諫之鼓瞽史誦詩然瞽與鼓

聲誤也夜史為字誤 孔云夜非誤字也漢書禮樂志

云立樂府采詩夜誦 孫校云予謂鼓夜當從盧注作

瞽史為是漢書采詩夜誦非此處義也 案孫說是也

工誦正諫 盧注云工樂人也瞽官長誦謂隨其過誦詩

以諷大夫諫足以義使於瞽史 盧本史作叟 戴云

足當作之使當作後別本叟作史此以解正諫在瞽史

樂工後也 案細釋盧意即釋工誦正諫為樂工誦大

夫之諫國語晉語云使工誦諫於朝是其義也注當作  
大夫諫是以義使於瞽瞍謂大夫取詩義之合於諷諫  
者使瞽瞍誦之明大夫不自諫也瞍卽詩大雅靈臺之  
矇瞍謂樂工今本此注惟足當爲是叟當爲瞍餘皆不  
誤戴校皆未得其義盧孔改叟爲史亦非

士傳民語

丁校云瞽者夜誦所采之詩工則誦正大夫

之諫士則傳庶人之語三句配上旂木鼓三事 孫校

云工誦二字當讀正諫之正謂大夫不必定以三句分

三事 案丁說與盧注義合依孫說則工誦正諫士傳

民語分四事義亦得通孔說亦與孫同

行中鸞和步中采茨趨中肆夏 盧注云車亦應樂節步

又中珮

丁校改佩

聲互言之也爾雅曰堂上謂之行門外謂

之趨周禮及玉纁曰行以肆夏趨以采芟此云步中采  
芟趨中肆夏又云行以采芟趨以肆夏則於大寢之內  
奏采芟朝廷之中奏肆夏與周禮文誤也 丁校云鸞  
和車之佩聲人步則中衡璜衝牙采芟肆夏樂節也車  
行亦中之故注云互言又云車不上堂可不泥爾雅堂  
上謂之行又云爾雅謂之行下本有堂下謂之步句鄭  
氏不引此記有步中句而盧注但錄周禮注不引及之  
何也 又云樂師法行者謂於大寢之中趨謂於朝廷  
至堂而肆夏作出路門而采芟作大馭注行謂大寢至  
路門趨謂路門至應門 案此經與玉藻樂師文互異  
采芟肆夏節之舒疾今無可攷無由定其孰是盧注全  
本鄭義爾雅以行步趨分屬堂上堂下門外蓋以道之



廣陋爲行之舒疾禮文似亦不必與彼相應丁說自是  
通論詳周禮正義

故遠庖厨

盧注云玉樂曰凡丁校下補有字血氣之類弗身踐

是史佚也

盧注云捷給謂應所問而給也史佚周太史

尹佚也立道於前承於後置充於左列諫於右順名義

也 劉云承上疑脫一字

鄙語曰不習爲吏如視已事

盧注云鄙劉云下脫語字猶今言

俗語然也

書曰一人有慶萬民賴之 孔云萬漢書新書並作兆

丁校云董子爲人者天篇亦引作萬

不能懲忿窒慾 盧注云易曰君子以懲忿窒慾丁云易作欲

隱琴瑟 盧注云隱據也 趙校云宋本據作祿 案注

義難通宋本尤誤竊疑謂隱當讀為偃隱偃一聲之轉

謂偃側其琴瑟而不鼓也賈子作隱琴肆瑟亦通肆陳

也說文肆部云肆拯陳也肆即肆之肆變亦謂陳肆其瑟也

天子宴瞻其學 盧注云少師與天子宴者也 趙校云

宋本少師作小師

左右之習反其師 盧云左右所習不順於師也 趙校

云宋本所習下行之字

縱上下雜采不以章 孔云縱字衍戴氏校本刪 孫校

云縱字非衍新書雜采從美從即縱字戴氏刪之非王念

孫亦據賈子校與孫同王云此文本作縱美雜采不以章無上

下二字鈔本北堂書鈔設官部四引此作縱弄雜采弄

即美之譌經義述聞案王校是也此記舊本作上下者乃

北朝俗書之誤魏孝文帝弔比干文石刻弄字作上下是也傳寫誤分爲二字其展轉沿譌之跡遂不可尋矣

飽而強

盧注云強猶

丁校改勉強也

飢而慄

盧注云慄貪殘也

趙校云宋本貪殘訛踐

暑而喝

孔云宋本喝譌喝

趙校云喝宋本作渴不作

喝

亟顧還面

盧注云還旋也

孫校云旋面見莊子秋水

篇

丁校云旋視見周語下

凡此其屬大史之任也

孔云篇末云凡二章新別然今

本不復分章攷案文義當於此爲斷也

丁校云上章

應訖封禪

案丁說亦通

謹爲子孫娶妻嫁女

孔云通解妻作婦無嫁女二字

丁校云不當有嫁女二字

無養乳虎將傷天下 盧注云謂居號斯言 丁校居號

改古有又云居號斯言似詩正月維號斯言董子深

號亦引之 案詩文與此經義無當似丁前校近是

七月而就寢室 盧注云寢室郊 案郊與夾同盧此注及後諸侯遷廟魯廟篇注

夾並室次室寢也 次室室丁校改寢案亦曰側室自王

后以下有子月震女史皆以金環止御 震丁校改辰案此本詩彤管毛

傳丁校案內則云妻將生子及月辰居側室鄭注云

側室謂夾之室次燕寢也盧即本彼注義杜佑通典引

內則注惠棟校宋本禮記注疏並作謂夫之室孔疏云

夫正寢之室在前燕寢在後側室又次燕寢在燕寢之

旁故謂之側室則孔所據本似亦作夫之室然據此注



則北朝本內則注已如今本作夾蓋南北禮家所傳本  
不同盧孔各據所見為釋也此經為王后之側室則盧  
意自謂此側室即夾室在后燕寢旁但禮經夾有二一  
為堂上東西序之北一為門堂之室

見鬯  
廟篇

皆與此不同

依盧說則夾室即側室似謂夾燕寢兩旁別為宮院內  
則說側室別有門明與寢室不相連屬也詳周禮正義

太宰持升而御戶右

盧注云太宰膳夫也豕宰之屬上

士二人言太宰因諸侯之稱也

案太宰下又云膳宰

並即膳夫之異稱以膳夫為宰官之長故稱太與豕宰  
不同盧意蓋謂天子有太宰則膳夫不得稱太宰諸侯  
無太宰膳夫乃得通稱其說未塢

則太宰倚升而言曰不敢以待王太子音孔云新書倚升作

荷斗 丁校云古音倚與何同古音何卽今荷案

束髮而就大學學大藝焉履大節焉

盧注云小學謂虎

門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者束髮謂成童白虎通

曰八歲入小學十三入大學是也此太子之禮尙書傳

曰公卿之太子大夫元士嫡子年十三始入小學見小

節而踐小義年二十入大學見大節而踐大義此世子

入學之期也又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者謂諸子

姓晚成者至十五入小學其早成者十八入大學內則

曰十年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學書計者謂公卿已下教

子於家也 丁校云公卿下別書引無之太子三字得

之此引大傳多疏謬唯十三十五等字甚清楚 案盧

引尙書大傳文有舛譌攷太平御覽皇親部引大傳云

古之帝王必立大學小學使王太子王子羣后之子以至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有三年始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據彼文則此當云王太子公卿大夫元士嫡子今本作公卿之太子誤也 又案盧說學制多舛誤其以小學爲虎門師保之學者周禮師氏云居虎門之左司王朝不云小學唯蔡邕明堂月令論云周官有門闈之學師氏教以三德守王門保氏教以三藝守王闈魏書劉芳傳引蔡邕勸學篇云周之師氏居虎門左敷陳六藝以教國子詩大雅靈臺孔疏引袁準正論說略同故盧氏亦謂虎門之左爲小學其實經義及鄭義皆不如是不足據也

在衡爲鸞在軾爲和 丁校云說苑卷二鸞設於鑣和設

於軾秦風毛傳鸞在衡大馭注同箋在鑣商頌與秦風二箋

同蓼蕭傳云在鑣曰鸞呂覽注鸞鳥在衡和在軾

土有葱衡下有雙璜衝牙 孔云葱本譌雙从通解改

案通解據周禮玉府鄭注引詩傳校也玉藻云一命再

命幽衡三命葱衡又云天子佩白玉公侯佩山玄玉大

夫佩水蒼玉世子佩瑜玉士佩璫玫葱衡即水蒼玉也

但賈子容經月令章句漢書五行志顏注初學記器物

部引三禮舊圖及魚豢魏略並作雙衡玉府賈疏玉藻

孔疏並謂佩止一衡則不得有雙陳奐云珩為佩玉最

上之名行步下則雙璜與衝牙成聲上則珩與珩成聲

采芑有瑒葱珩傳瑒珩聲謂即雙珩之聲也鄭引詩傳

者三家釋采芑之葱珩後儒因改大戴禮雙字為葱字



大戴言天子之珩不得爲葱珩明矣毛詩傳疏黃以周禮經通故同依

陳說則詩傳詁詩據卿大夫制故作葱珩此記述體

天子制不當與彼同自當作雙衡二文不可強合其說

似通國語晉語云白玉之珩六雙珩以雙計亦足爲雙

珩之證但衡之言取橫爲義明與雙璜直縣不同陳所

定佩圖以兩珩平列則於理難通任大椿云一衡下屬三組中組以貫衡牙

旁組以貫雙璜若有兩衡何以貫三組乎况三禮舊圖明云衡長五寸若雙衡則一尺矣佩繫身旁而容一尺

之衡其不適於體明甚案任說論兩衡平列之弊甚析蓋衡以總挈三組若二衡

平列則散亂無紀古制必不如是今依陳校作雙衡推

之疑衡當爲橫玉上微隆起爲鈍角若橫縣之磬然其

縣之則當雙衡上下重索相承貫動則上衡與下衡恆

相摩切故無衝牙自能瑡然成聲兩之中與兩側皆貫

組為固而三組分貫於上下衡之間則與一衡無異自無不能總攝之患古佩制大略如是此記宋本固不誤不當从通解校改葱也

二十八櫟以象列星 盧注云櫟蓋弓也 丁校云蓋弓

見考工記轉人

獨處而不倨 孔云文選西京賦注引此文云獨坐不倨

案玉篇足部引作獨處而踞蓋掄不字倨作踞則字

小異 又案以玉篇文選注校之疑舊本作獨處不倨玉篇而即不之論今本而不二字兩有乃校者所增

曲禮云遊毋倨孔疏云倨慢也依玉篇則為蹲踞之踞

史記酈生陸賈傳云方倨牀亦借倨為踞二字聲類同

古多通用

胎教之謂也 盧注云大任孕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

惡聲口不起惡言 孫校云此注本列女傳

是以封泰山而禪梁甫朝諸侯而一天下猶此觀之王左

右不可不練也 丁校云上章至練也訖 盧云凡封禪之禮固於

恆霍及繼體之君獨言泰山及受命者舉其始也 案

注固疑當作同謂岳則恆霍亦可封不必太山君則繼

體亦可行此禮不必受命者也

而厲公以見殺於匠黎之宮 孔云黎新書作麗 丁校

云呂氏禁塞亦作麗驕恣同

威王以齊強於天下而簡公以弒於檀 案當從王念孫校增臺字 孫

校云威王在簡公後盧疑威公 案盧校於文較順威

公卽桓公與後舉秦穆公亦正相儷但盧注所據木已

作威王則其譌久矣

穆公以秦顯名尊號 盧注云昔我穆公自岐 丁校下之  
間 增雍字

再為義王 盧注云陽穀與召陵也 孔云新書云稱為

義主 孫校云再當作再再古稱字文王官人篇敬再

其說再字之譌逸周書作亟稱其說 案王念孫說同 嚴校云

再稱可通用再非古稱字再在韞部稱在手部稱譌為

再 案再稱之 再譌為再當从新書盧注釋再字未妥 省非譌文

身死不葬 盧注云桓公屍在牀積六十七日十二月乙

亥其子無詭立乃棺赴焉七日辛巳夜殯至九月而後

葬矣 丁校云秋八月丁亥葬齊桓公 案盧說略本

史記齊世家據左傳桓公以僖公十七年十月乙亥卒

至次年八月始葬距卒時已十一月盧云九月者豕赴



殯言之耳

安陵任周瞻而國人

案俞樾校謂當作以是也

獨立

孔云獨上元本

有不字

丁校云獨立對韓魏言不當有不字

案丁

校是也

謂其子曰我即死

盧注云言死於今日即就

丁校

云即猶今也孫炎釋詁注文

而鄒衍樂毅以齊至

孔云以齊至新書作自齊魏主

丁校云以齊元本作自齊乃自字之誤

案王念孫亦从賈子作自齊魏

至是也

燕支地計眾不與齊均也

盧注云支猶計也

丁校云

支地似作丈地古文作支

孫炎云支字不必改說文

作枝

案孫校是也

無宜治之民 孔云宜治言其性偏近於治與稱婦人宜

子之宜同意又云說苑作恆治 案宜當為恆蓋恆省

作互與宜形近而誤孔說望文生訓不足據汪本改作

恆

夫知惡古之危亡 孔云夫盧本作今 丁校云宋本夫

作今

大戴禮記斡補卷上

大戴禮記輯補卷中

瑞安孫詒讓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日且就業夕而自省思以歿其身 孫校云疑省字句思

字屬下讀 趙校云文選風賦注引作君子且就業夕

而自省也孫讀是 案阮元曾子注釋讀同 案思疑是衍文後制

言中篇亦云日且就業夕而自省以歿其身無思字可

證

見惡思詬 丁校惡改不善 案阮云羣書治要惡作難丁校不知何據

人信其行從之以復 盧注云易曰終日乾乾反復其道

丁校改道也

復宜其類 盧注云詩云宜爾室家樂爾妻孥 丁校作帑

疾其過而不補也 盧注云補謂改也 案注補上以文

義校之當有不字下經云補則不改矣盧卽以上下文

互釋不補謂不敢不改也

飾其美而不代也 嚴校云飾飭聲相近通用飾有飾治

之義言有義而加飭治也非虛飾之謂又云易雜卦傳

蠱則飭鄭王本作飾釋文唐石經亦作飾呂覽貴公云日

醉而飾服又舉難云難爲非則日飾高氏皆讀日飭是

飾飭音近通用 案嚴說是也

靈言勿與 孔云靈言靈異之言與許也 案靈言難通

孔說亦迂曲疑靈當爲虛唐人俗書靈字或作靈見李輔光

墓誌虛俗書作靈二字相似故互譌

多言而慎焉 盧注云多言者謂時事煩殺也 丁校云似當作煩而



不殺也案  
丁校未塙

進給而不讓 嚴校云論語禦人以口給孔注口辭捷給

則給有捷給之義 案進給疑卽捷給之誤捷與進形

略相近保傅篇云接給而善對者謂之承文王觀人篇

云取接給而廣中者孔云接讀爲捷古今字也是捷給

此經常見

管子大匡篇云  
隰朋聰明捷給

足恭而口聖 丁校云足恭而口聖卽大匡之足恭而詞

給

巧言令色能小行而篤難於仁矣 孔云篤難甚難也

阮云小行卽子夏所言致遠恐泥之小道篤膠也固也

注

釋 丁校云似篤字絕句 許宗彥校云文瀾閣宋人

集曾子本作巧言而無能小行而篤

案阮校亦  
從閣本

案丁

讀是也此當以小行而篤四字句能字蓋衍文阮從閣  
本亦非是又諦審上下二節文義此當與上足恭而口  
聖句互相備彼云口聖卽此巧言此云小行而篤卽上  
足恭也文王官人篇及論語公冶長篇皆以巧言令色  
足恭三者並舉論語集解引孔安國云足恭便辟之貌  
也詩大雅板孔疏云夸毗者便辟其足前卻爲恭然則  
古訓足恭足皆讀如字孔釋上足恭亦依孔安國訓爲  
便辟便辟猶漢書何武傳云槃辟雅拜槃便聲相近皆謂足  
行之容此云小行行卽行步之行非小道之謂說文馬  
部云篤馬行遲也此段以爲人行遲緩之稱蓋古訓之  
僅存者小行而篤謂不敢縱步遲緩前卻僞爲恭敬之  
貌與篤行義不同也後人不解小行之義誤以爲德行

之行遂臆增能字耳阮訓篤爲膠固古亦無是義

嗜酤酒好謳歌巷遊而鄉居者乎 丁校云居居宿於外

司醜所云禁其以屬遊飲食于市者王制內則並云膳

飲從于遊可也酤卽論語沽酒之沽

居哀而觀其貞也 孔云貞也上宋本脫其字从朱本增

趙校云宋本有其字

也勿爲可能也 孫校云色也也字疑衍 案阮引丁校同

是故君子出言以鄂鄂 盧注云鄂鄂辨厲也論語曰其

言之不作其後爲之難 嚴校云所云論語不知何本

引以證鄂鄂之義則當讀如史記 天官書 作作有芒之作

案作直是誤字嚴說未塙

亦殆免於罪 孔云免宋本譌勉从元本改 丁校云前

文亦可以勉句留元文當改譌為作

案阮亦從勉云讀為免

使弟猶使承嗣也

盧注云承嗣謂冢子也

孔云承承

也嗣讀為司承司者官之偏貳故弟視之

丁校云左

傳注承佐管子問篇云官承吏

曾子本孝第五

孝子不登高不履危

盧注云敬父母之遺體故跬步未

敢忘其親 丁校云履危下注當移弗憑下

庫亦弗憑 其孔云庫卑也又云庫宋本譌痺

盧文昭校

云痺字是韓非子外儲說左上云叔向御坐平公請事

腓痛足痺轉筋而不敢壞坐此可以得痺亦弗憑之義

案盧說是也

孝子惡言死焉流言止焉

盧注云死且不行

嚴校云



惡言死焉注誤荀子大畧引流言止焉惡言死焉二句  
楊倞注云死猶盡也鄭康成云言漸漸猶盡也楊說同

之案阮說亦同

孝子游之暴人違之盧注云就其常也春秋左傳曰其

孔云注有缺文趙校云其字下當是其子厚與州

吁游禁之不可案趙校近是

死則哀以莅焉盧注云莅臨趙校云宋本臨下有也

字

曾子立孝第五十一

與臣言言事君盧注云與幼者言言孝丁校增弟父兄

盡力而有禮莊敬而安之阮云莊閣本作恭羣書治要

無此字注釋案治要無莊字亦通文王官人篇亦云盡

力而不面敬以安之

今本作人誤

此下文云盡力無禮則小

人也致敬而不忠

此當從王引之校作致忠而不敬

則不入也是故禮

以將其力敬以入其忠即承此文而申論之似故書本

無莊字也

文王官人別有莊以安之之語然與盡力句文不相屬也

懽欣忠信咎故不生 阮云孝者子與父母樂而不憂誠

而不僞是以家室和平無咎故也咎災也故謂可憂之

事也

注釋

案咎故不生句難解審校文義此咎實當為

名之譌文王官人篇云忠愛以事其親歡欣以敬之盡

力而不面敬以安人以名故不生焉兩篇文義畧同此

云懽欣即彼云歡欣以敬之此云忠信即彼云忠愛以

事其親此云名故不生即彼云以名故不生焉

此上文云君子

之孝也忠愛以敬與彼文亦相合

言事親盡其懽欣忠信而名不揚於

外也名咎形近而譌阮釋望文生訓不足據

子曰可入也吾任其過不可入也吾辭其罪盧注云吾

知其能自取過丁校云吾知其句有衍文案盧以此為孔子之

言故於吾下著知字以足其義似無衍文可入則能改過吾代親任其前過

不可入則成惡矣吾代親辭其惡名但曾子十篇引孔

子語無稱子曰者當是人子之心若曰可入也而弗躬

弗親則過也吾尚任之不可入也而弗躬弗親則罪矣

吾敢辭兩入字仍其舊只添一不字後注任過改任罪

案謂下引凱風詩云子之辭注云七子自責任過之辭丁意彼文承辭罪而言故改為任罪可以入

改不可入案謂下引小宛詩注云申可以入之義也似與下文子之辭也言

不自舍也一綫貫穿案王引之从戴校作不可入也吾任其過可入也吾辭其罪與丁說

不同未  
知孰是

曾子大孝第五十二

戰陣無勇 丁校云陣改陳 趙校云宋本亦作陣不知

丁校何以改陳 案陣俗字古經不當有是丁校不誤

阮本亦作陳

災及乎身 趙校云宋本作災及及身 案阮云宋本或作災及其身與趙校

不

今予忘夫孝之道矣 趙校云宋本夫作大

草木以時代焉禽獸以時殺焉夫子曰伐一木殺一獸不

以其時非孝也 阮云此節二十八字小戴在孝有三

之前謂也之後 注釋 案以宋本篇末字數校之則此二

十八字似不在此篇 詳篇末孔校語 竊疑此數語與後制言上

篇殺六畜不當及親云云義頗相近豈舊本本在彼篇



後人以小戴記校之而移綴此篇之末邪

曾子事父母第五十三

由己爲無咎則寧由己爲賢人作亂盧注云謂順諫又

下句注云謂爭辨句賢與無咎互相足孔云言諭親

於善使無大咎則可以安也丁校作亂改則亂云注

順諫句非互相足句亦非賢人解誤案阮本亦作則亂案無

咎當作無名此與立孝篇權欣忠信名故不生義同彼

名字今本亦譌作咎可以互證上文云諫而不用行之

如由己此承彼文言奉行親意如由己出不爲其名則

親心安寧也由己爲賢人則自以賢於人爲名與上句

無名正相反是爲亂之所從生也文王官人又云賢人

以言亦卽此賢人之義盧本咎字似已譌故莫得其解

孔說尤誤

若夫坐如尸立如齊弗訛不言言必齊色盧注云嚴敬

其色孔云上齊音齋此齊如字丁校云冠義齊顏

色盧云嚴敬似讀為齊案阮說同

則是越之也孔云越過也言以能賢加其兄一曰越謂

視若越人亦疏之也丁校云越是戚之譌案丁校

近是帝繫篇戚章王史記楚世家戚亦作越是其證戚

之與上文疏之正相對謂親而不敬也

辱事不齒孫校云齒疑當作恥案汪中朱筠說同案阮引丁

校據國語吳語危事不齒釋此是也孫校未塙

曾子制言第五十四

苟若此則夫杖可因篤焉孔云因親也孫校云杖當

改作材 嚴校云與中庸必因其材而篤焉之義合因

似不訓親

案汪中引朱筠說俞樾羣經平議說並同

使之為夫人則否 盧注云夫人行無禮也 案此句義

難通盧注亦不可解竊疑人當為尸篆文相近而誤曲

禮云為人子者祭祀不為尸是其義也夫尸猶上文云

夫材夫皆助語也

富以苟不如貧以譽生以辱不如死以榮 阮云富而苟

且無禮不若安貧有令譽

注釋

案苟當為詢同聲段借

字詢詬字通此與譽對文前立事篇云君子見利思辱

不善思詬注云詬恥也亦以詬與辱並舉與此文例相

近阮釋為苟且未塙

兄弟之讎不與聚國 盧注云檀弓曰昆弟之讎

丁校仕改仇

不與丁校改共國其從父兄丁校改昆弟則不為魁也

朋友之讎不與聚鄉盧注云曲禮曰朋友丁校改之讎

不同國失之厚矣丁校云交游疏於執友曲禮云交

游之讎不同國則幾與兄弟等故盧君以為失之厚此

注文朋友二字似因正文而誤調人和難則從父兄弟

與主朋之讎不同國莊四年公羊注九族之讎不同鄉

黨朋友之讎不同市朝又云鄭注交游或為朋友案

盧注朋友二字正據曲禮注或本丁校非是

君子有盛教如無孫校云盛教當作盛德案史記老

子列傳引老子曰亦云君子有盛教容貌若愚此與彼

同則不必改作盛德孫校非是

曾子制言中第五十五



莫之知苟吾自知也 孔云之知大典作知之 孫校云

正文仍當作之知 趙校云宋本之知

吾不仁其人雖獨也吾弗親也 盧注云人而不仁不足

友也故周公曰不如我者吾不與處損我者也與我等

者我不與處無益我者也吾所與處者必賢於我 丁

校云呂氏先識覽觀世章小異 案阮本以故周公曰以  
下改入正文汪中說同

仁之見逐 孔云仁宋本譌畏从戴氏校本改 丁校云

畏仁之見逐畏字亦當有

唯仁得之也 孔云唯仁宋本譌唯以从大典改 丁校

云唯以仁以字當有 案汪中云馬驢本  
正作以仁得之

行為表綴於天下 孔云表宋本譌喪 趙校云宋本譌

喪不譌喪 案阮云宋本訛作喪朱  
本作喪與趙校不同

曾子制言下第五十六

天下無道則衡言不革 盧注云衡平也言不苟合也

孔云革改也平言不危言也然亦無改其所守故君子

和而介 案衡當如後制言中篇衡塗而償之衡盧注

云衡橫也衡言不革言抗言不更其節也衛將軍文子

篇云有道順君無道橫命史記集解引橫作衡此衡言

猶彼云衡命矣

不避患而出危邑 盧注云師敗不苟免也 孔云宋本

避譌通从戴氏校本改 案避與通形聲俱遠此通字

疑即邇之誤不邇患謂不與患相近也勸學篇邇中正

今本邇亦誤作通 王氏述聞 已校正 可證

奉相仁義則吾與之聚羣嚮爾寇盜則吾與慮 盧注云

相助也 孔云人有與寇盜親邇者則為憂之又云注

舊在嚮爾下失其句讀 阮云無仁義而近有寇盜則

吾與其禍是慮又云戴校本從大典與上加不字今不

從注釋 丁校云嚮爾連上文為妥親邇寇盜則不義不

仁矣雜記下外患勿避也則嚮邇寇盜謂寇盜嚮邇如

子思居衛有齊寇 案丁校後一說於義為長與慮疑

當訓謀慮與保傳篇此前有與計而後有與慮也義同

戴孔阮說並非是

國有道則突若入焉 孔云突字誤依注當為鳩案本戴說

孫校云突字不誤埤雅鷗類引曾子亦作突阮同 趙校

云宋本兩突字誤寔 案寔即突之俗體

聚橡栗藜藿而食之 盧云藜藿藿豆 丁校云管子小

故齊定義書 大戴禮記辭補中

匡藜藿並舉似分二物 莊子齊無鬼亦然 案丁說

是也藜藿亦見左昭十六年傳以爾雅釋草攷之藜為

釐蔓華藿為拜蒿二草迥異盧并為一誤

曾子疾病第五十七

曾元抑首曾華抱足 盧云元華其子 孔云檀弓曰曾

子寢疾病曾元曾申坐於足据申字子西則華字當作

申形似故誤耳 孫校云漢書王吉傳亦云德非曾參

子非華元非申字之誤或申一名華 案華疑當作辛

與申音近辛譌為莘又轉寫作華耳 國語鄭語依疎歷

莘作華是其證辛於十榦申於十二枝 皆屬西方故字子西名字義亦相應 據漢書則此字

之誤西漢時已然矣

夫華繁而實寡者天也 丁校云天也如左氏莊四年宣



十五傳天之道也

鷹鷦以山爲卑而曾巢其上 孔云曾大典作增 趙校

云曾當作檜與下蹙穴對

高明廣大不在於他 趙校云高明等入字宋本缺 嚴

校云董仲舒傳作光大案光廣古通用 案阮說同

久而不聞 孔云久宋本作入 趙校云宋本不譌作入

貸乎如入鮑魚之肆 盧注云離騷曰經鮑魚 丁校增肆

而失香也

吾不見孜孜而與來而改者矣 盧注云謂擇善而改非

也 孔云與來樂聞善言來者與之也 案與來而改

似謂與歲月之來而變化言其日進不已也孔說未得

其義

曾子天圓第五十八

曾子曰離而聞之云乎單居離曰弟子不察此以敢問也

趙校云聞之宋本作問之間也宋本作聞也案此宋本譌

上首之謂圓下首之謂方 盧注云人首圓足方因繫之

天地 孔云上首謂動物下首為植物 趙校云淮南

精神訓故頭之圓也象天足之方也象地盧注所本孔

注非案下不得云首趙說非

參嘗聞之夫子曰 趙校云聞之夫子宋本作聞之矣子

字屬下 案文選宋玉對楚王問李注引曾子曰吾聞

諸夫子曰與今本同則宋本非是

陽之專氣為電陰之專氣為霰 盧注云陽氣在雨溫暖

如湯陰氣薄之不相入轉而為電陰氣在雨凝滯為雪

陽氣薄之不相入散而爲霰 孫校云温暖如湯本漢

書五行志劉向語轉當爲搏 嚴校云陽之專氣爲霰

陰之專氣爲霰霰雹二字互譌當從小雅頍弁正義所

引校正又案兩專字當讀徒丸反兩專字畧讀 劉校

云頍弁箋云將大雨雪始必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而

搏謂之霰正義引此申之云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温暖

爲 案此句文義未全攷孔義並本盧注疑爲亦當爲如下文掇湯字 陰氣薄而會之不

相入則搏爲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

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是霰由

陽氣所薄而爲之也 案嚴據詩疏校正又讀專爲搏

並是也 老子云專氣致柔此專氣義似與彼同釋名釋天云霰星也水雪相搏如星而散也亦與此義

相近陰陽猶言寒温以氣學之理論之水氣在上成雨降

而驟遇大寒則結而為雹故雹屬陰水氣在上成雪降而驟遇微温則釋而為霰故霰屬陽詩疏所引於理較切但審繹盧注所見本似已與今本同又盧似以氣薄之不相入釋專又云散而成霰則不以專為搏詩疏義亦然皆不及嚴說之長也

毛羽之蟲陽氣之所生也又介鱗之蟲陰氣之所生也

嚴校云兩所字高安本無

唯人為倮匈而後生也 嚴校云高安本無後字

倮蟲之精者曰聖人 盧注云龜龍麟鳳丁校云依正文及禮運當云麟

鳳龜龍案 阮本同 所謂四靈

此皆陰陽之際也 趙校云際也宋本作濟也 案宋本

誤



茲四者所以聖人役之也 趙校云宋本作所役聖人之

精也

阮云朱本作所以役聖人之精也宋本作所以役聖人之也案趙校宋本與阮所見本異馬氏釋史

引與朱本同

嚴校云高安本作所以役于聖人也 案此

當從趙校宋本為是茲四者所役畧讀謂四靈所以可

豢畜而役使之者乃聖人之精意所感也今本及朱本

蓋校者臆改於義殊淺近矣

合五味之調以察民情

盧注云察猶別

丁云作利者非也

宗廟曰芻豢山川曰犧牲

盧注云色純曰犧體完曰牲

宗廟言芻

阮校增芻字

豢山川言牲

阮校改犧牲二字是也

互文也山川

謂岳瀆以方色角尺其餘用厯索之

案此注大意本

周禮牧人鄭注而違失鄭指牧人云望祀各以其方之

色牲毛之牧人云凡時祀之牲必用牲物外祭毀事用

龍可也

龍字通

鄭注云望祀五嶽四鎮四瀆也時祀四時

所常祀謂山川以下至四方百物外祭謂表貉及王行所過山川用事者依周禮經注義則祭山川禮有三等上等用純又依方色次等不依方色仍用純下等乃用龍耳若然鄭意四望岳瀆牲隨方色固不用龍卽餘山川林澤雖不拘方色但亦用純不用龍用龍者止謂王所過山川告祭或然耳此經云山川犧牲卽彼所謂時祀用牲物而盧以嶽瀆爲釋則專屬四望而謂餘山川並用龍是止二等與周禮經注並不合矣

士之祭牲特豕曰饋食

盧注云不言特牲其文已著又

與大夫互相足也

案依盧注則正文似本無牲字今

本疑校者誤增阮本作士之祭特牲豕亦與注不合不

可從

武王踐祚第五十九

萬世可以為子孫常者乎 嚴校云萬世句容齋續筆引

同高安本可下有為字

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其量十世 孔云以不仁得之以

仁守之正義作以仁得之以不仁守之 嚴校云容齋

續筆九引亦作以不仁得之以仁守之 盧校云以仁

得之以不仁守之無此理帝命驗亦同今本

以不仁得之以不仁守之必及其世 盧注云謂止於其

身也 丁云注止於其身則似不及其世 趙校云非

也謂必及其世而亡也不必改必字 案趙校近是必

當為畢之借字謂僅終其世而亡也 盧注訓止似千乘

篇云五穀必入於倉亦以必為畢學記正義引作必傾

其世汪中校從彼改似後人臆改

王聞書之言惕若恐懼 趙校云宋本聞誤門惕誤暢

席前之銘曰安樂必敬 丁校云敬當作戒

視邇所代 孔云邇王本作爾 嚴校云邇續筆九引作

尔與王本同

皇皇惟敬口生听 孔云王本敬下多口口生敬四字

嚴校云續筆引亦有口口生敬四字 案洪王本是也

此讀皇皇惟敬口五字句口生敬口生听皆三字句听

與詬聲同字通言惟敬慎其口慎則見敬不慎則招詬

辱也

履履之銘曰慎之勞勞則富 盧注云勞與富音義兩施



互取焉 孔云注意以慎之勞與下戒之憍爲韻富方

又反與恭則壽亦通韻故云兩施互取矣 嚴校云說

文部力古文勞作憊从悉此諧聲字也字既从悉則古人

讀憊應從悉聲與富爲韻未嘗不諧兩注俱未允

戒之憍憍則逃 嚴校云逃字續筆引作逸

無勲勿志而曰我知之乎無勲弗及而曰我杖之乎 孔

云杖朱子謂別本作枝今以韻讀之當从枝字 嚴校

云兩勲字續筆作勤 丁校云枝古杖字枝古枝字二

字易誤但枝實非韻

擾阻以泥之 孔云泥之似言堦戶也然擾阻則未詳

丁校云擾盧校作獲 案洪頤煊讀書叢錄說同 孫校云服虔注揚

雄賦云獲古之善塗墍者王伯厚云一本無阻字 洪說亦同

弓之銘曰屈伸之義廢興之行無忘自過 孔云廢興之  
行一作廢之行之 嚴校云伸容齋續筆作申廢興之  
行作發二行二發廢通用 案廢洪引作發是也廢發  
聲類同考工記弓人云下柎之弓末應將興爲柎而發  
必動於綱弓而羽綱末應將發此廢興卽弓人之興發  
二事皆爲弓病故云無忘自過

矛之銘曰造矛造矛 盧注云重言造矛見造矛之不易  
也 案盧蓋訓造爲造作然其義無取疑造當讀爲首  
造首古音相近說文黽部黽黿詹諸也與夏小正傳以  
蜮爲屈造同物造與黽音近通借字故首矛亦謂之造  
矛矣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

先以詩世 丁校云魯語工史書世楚語一教之世教之  
詩教之禮

蓋入室升堂七十有餘人 盧注云言能受教者謂七十  
二子也 孔云入室升堂宋本作受教者因注而誤也  
从文選閒居賦注引此文改 案周禮司儀賈疏引亦  
作蓋受教者七十有餘人則初唐本亦如是李善所引  
或別一本也

是顏淵之行也 盧注云顏回魯人字子淵也 丁校云

正文亦是顏回觀注可見

案王念孫說同

其言曰性盧都其富哉盧任其戎 盧注云其言惟陳其

性不苟虛妄仲由亦於政事故能備治其都也 孔云

一讀哉任其戎爲句哉古通以爲材字 案孔引或讀

是也性當讀為生都當讀為儲生儲其富謂能足食材

任其戎謂能足兵也性生都儲哉材並同聲段借字古

尚書哉字並作才此以  
哉為材與彼可互證

為下國恂蒙

盧注云詩為駿龐

丁校云  
詩作龐

其稱之也宜為國老

孔云周禮三公稱老春秋左傳云

子為國老

丁校云爾雅偁舉也又云孔子非三公尊

之耳乃息國老之老

案孔引左傳於義甚合丁說非

是

主人聞之以成

盧注云公西赤聞之以成

丁校云聞

之聞夫子此言也與下作開合之勢

案盧說與主人

二字不相承貫丁說亦未允攷虞戴德篇云君之聞如

未成也少閒篇云大哉子之教我制也如未之成也子



曰君知未成言未盡也此以成與彼未成義當同彼未成孔釋爲未備此承上禮儀三百威儀三千言之亦謂主人聞之乃備也

竟其德 孔云竟盡也 案竟當讀爲競二字古通逸周

書度訓篇揚舉力竟又史記篇竟進爭權並以竟爲競

孔讀竟如字未塙

王據家語弟子行篇改竟爲恭屬上其貌句亦通

其橋大人常以皓皓是以眉壽 盧注云橋高也高大之

人也皓皓虛曠無長生久視之意是長生久視之術

孔云橋蓋字誤大人父之稱也言曾子能養志常使皓

皓無所憂怒不損其性以壽父母 案盧孔義並迂曲

難通疑橋當讀爲橋同聲段借字大人卽貴人謂諸侯

卿大夫也

禮運大人世及以爲禮鄭注云大人謂諸侯士相見禮與大人言言事君注云大人卿大

也夫荀子臣道篇云率羣臣百吏而相與強君橋君此

橋大人猶言橋君謂陳義以正貴人之非皓皓謂輕視

貴人無瞻顧畏蕙之容也盧以大人為高大之人則是

主曾子身言之孔又以為父稱並誤

孔子曰孝德之始也盧注云四代曰有天德有地德

丁校

下增有人  
德三字

是顓孫之行也盧注云顓孫師陳人也丁校云正文

當有師字案王念  
孫校同

厲以斷盧注云七十丁校下  
增篇字說子夏云為人性不宏好

丁校下  
增論字精微

銀乎如斷盧注云銀廉鍔也如斷言便能丁校云決斷  
誤作便能

孔云銀猶斷也如斷有限制也又云乎宋本訛手

从戴氏校本改 案銀乎義難通他書亦未見竊疑宋

本手字不誤不當改乎手當讀爲守荀子成相篇云刑

稱陳守其銀楊注云守其分限銀與垠同銀手即垠守

也 盧訓銀爲廉鐔蓋亦讀爲垠也說文土部云垠地垠垠也 銀垠手守並聲近段借

字如當讀如而

苟於民利矣廉於其事上也以佐其下 孫校云廉於下

當有行已二字

是故不忘 丁校云忘乃妄之譌

公曰吾聞女少長乎其所女其闡知之 盧注云言居處

之同者恆相爲 丁云二字倒 也 案注爲疑當作知丁校未

塙

其爲公車尉也信而好直其功也 盧注云公車尉公行

也詩云殊異於公行也 丁校云功當作切 孫校云

家語切字亦誤作功字予以文選廣絕交論注所引正

之 案左傳閔二年晉太子申生伐東山皋落氏羊舌

大夫爲尉此作公車尉疑卽左昭二年傳之輿尉亦卽

國語晉語之輿司馬 周禮夏官大司馬之屬有輿司馬 詩唐風沮洳有

公路公行毛傳云路車也鄭箋云公路主君之輶車庶

子爲之晉趙盾爲輶車之族是也公行主君兵車之行

列左宣二年傳趙盾爲輶車之族杜注云亦云公行之

官也盧蓋參用鄭杜義然詩公行公路疑是二官蓋以

車徒分職公車尉實當爲公路非公行也周禮又有行

司馬與輿司馬別職詳周禮正義詩孔疏亦以公路公

行爲一官義亦不塏



然亦不亡其身盧注云不死於不義也孔云亡元本

作忘丁校云檀弓作不忘不忘其身而謀之左傳所

云家事治也依盧注則是不亡

蓋隨武子之行也盧注云晉大夫也世掌刑官後受隨

范會名也季字也武諡也案依注疑正文當作隨武

季

不內辭足以沒世孔云內音納案納辭義難通疑當

為不入亂謂不入亂國故能保身沒世也

直己而不直於人孔云宋本脫於字从元本增丁校

云史記集解索隱引無於字直己二字見樂記案王念孫據羣

書治要引尸子謂當作直己而不直人則於字不當有

以善存亡汲汲孫校云史記仲尼弟子列傳索隱引作

汲汲于仁以善存亡 丁校以善存亡不指待人

孝子慈幼允德稟義 孫校云孝子慈幼索隱引作孝恭

慈仁稟義作圖義去怨作忘怨

是故君擇臣而使之臣擇君而事之有道順君無道橫命

嚴校云索隱引事作仕橫命集解引作衡 趙校云

橫衡通

德恭而行信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在尤之外貧而樂也蓋

老萊子之行也 孔云索隱引大戴記云蹈忠而行信

終日言不在尤之內國無道處賤不悶貧而能樂蓋老

萊子之行接此文與今家語同也 盧校云在尤之外

四字當爲注 丁校云索隱作不在尤悔之內 孫校

云此四字衍文耳曾子立事亦有君子終日言不在尤

之中語無註可證又云索隱較今本大戴禮但多一悔字無在尤之外四字餘文悉同並不如孔君所引未知所據

五帝德第六十二

闇昏忽之意

孫校云昏字刪

案王念孫校同

幼而彗齊

嚴校云彗當从高安本作慧

據宋本

慧與惠通

卽宣慈惠和之惠

執中而獲天下

孔云史記云帝譽漑執中而徧天下

案獲天下史記作徧天下義並難通以二文參互證之

此獲當爲護之段字護猶云辨護也

白虎通義禮樂篇云湯曰大護者言

湯承衰能護民之急也此護天下義與護民同

墨子號令篇云養吏一人辨護

諸門周禮山虞若祭山川則爲主鄭注云爲主主辨護

之也賈疏引尚書中候云堯受河圖稷辨護公羊宣十  
五年何注云其有辯護伉健者爲里正辨辨同辨護皆理  
董監治之義史記五帝紀作徧者徧亦辨之段字明二  
字義畧同史公多用訓詁字易元文也若作獲則與徧  
義不相蒙矣

使益行火以辟山萊 案山當爲艸之壞字上文時播百  
穀出木艸字正如此作辟艸萊見孟子

其言不惑 案上文云其言不貳王念孫校云貳皆貳之  
譌卽貳之段字家語五帝德篇作貳經義述聞此惑亦當爲  
貳之譌王氏蓋偶失舉也

東長鳥夷羽民 孔云說苑云東至長夷島夷 孫校云

長下宜增夷字

案王念孫校同



帝繫第六十三

季連產付祖氏 孫校云連下當有氏字

婁繇出自熊渠有子三人其孟之名爲無康爲句亶王其  
中之名爲紅爲鄂王其季之名爲庇爲戚章王 孔云  
婁繇未詳或當爲夔越國語曰芊姓夔越不足命也夔  
出自紅越出自庇紅世家所謂摯紅也無康蚤死無後  
熊渠卒楚人廢摯紅而立其弟延摯紅卒遂竄于夔紅  
嘗爲鄂王故夔人稱之曰我先王熊摯也世家曰少子  
執庇爲越章王越卽越章也此文云戚章字形之誤  
案孔說近是此文當重熊渠二字史記楚世家云周夷  
王時熊渠甚得江漢間民和乃興兵代庸揚粵至于鄂  
立其長子康爲句亶王中子紅爲鄂王少子執庇爲越

章王是熊渠三子所封卽其興兵所伐之地句亶卽庸  
 鄂卽鄂越章卽揚粵越粵字通戚章之爲越章無疑矣  
 越世家以爲禹後少康子無餘始封於越則是姒姓與  
 國語不合而墨子非攻中篇又云越王緊虧出自有遽  
 始邦于越竊疑有遽卽熊渠之誤渠遽音近古字通而緊虧卽  
 無餘亦卽庇越王疑本名無虧左傳齊桓公子有公子  
 無虧無長言之則爲緊無故漢書地理志  
 遼東郡無慮縣卽取醫無閭山爲名無卽醫無慮卽閭  
 也若然無虧長言之亦可云緊無虧省文則亦可云緊  
 虧緊醫聲同餘虧古音亦相近詳墨子閒詁實熊渠子非少康子也但古書  
 舛互無可質證姑存此說俟更詳覈焉

次妃曰陳豐氏產帝堯 孔云豐宋本譌隆从檀弓正義

及漢書引此文改生民正義云次妃陳鋒氏之女 丁

校云豐譌鋒耳轉譌爲隆

帝堯娶于散宜氏之子 趙校云宜與儀通

勸學第六十四

南方有鳥名蜃鳩以羽爲巢編之以髮繫之葦苕風至苕

折子死卵破子非不完所繫者然也 孔云蜃鳩鷓鴣

桃蟲也蜃荀子作蒙 案孔說本荀子楊倞注義也方

言云桑飛自關而東謂之工爵或謂之過羸或謂之女

匠自關而東謂之鷓鴣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或謂之懷

雀 陸璣毛詩艸木疏亦云鷓鴣或謂之襪爵謂其巢以麻紘之如刺襪然則字又作襪矣 蜃鳩蒙

鳩卽懷雀 此鳥非鳩屬鳩疑卽雀之誤雀書或从鳥作鳩故譌爲鳩古凡小鳥通謂之雀也 蜃

字譌俗不體疑舊本段蟲字爲之蟲或變作蠃轉寫又

譌爲蜃 詁志篇蟲字明放宋本亦作蠃 蠃蒙亦一聲之轉也詩豳風鴟

鴟毛傳云鴟鴞鷓鴣也又周頌小毖傳云桃蟲鷓也鳥

之始小終大者箋云鷦之所謂鳥題肩也或曰鴟鴞即

楊倞所本也焦循云韓詩外傳云鴟鴞鷦鳥名也鴟

鴞所以愛養其子者適所以病之愛養其子者謂堅固

其窠巢病之者不知託於大樹茂枝反敷之葦菀風至

周折巢覆有子則死有卵則破是其病也文選陳琳檄吳將校部曲

李注說苑載客說孟嘗君云臣嘗見鷦鷯巢於葦之苕

鴻毛箸之已建之安工女不能為可謂完堅矣大風至

則若折卵破者其所託者使然也二說相類而一曰鷦

鷯一曰鷦鷯是鷦鷯即鷦鷯也荀子勸學篇云南方有

鳥名曰蒙鳩以羽為巢編之以髮繫之以葦苕風至苕

折卵破子死巢非不完也所繫者然也蒙鳩猶言懷雀

謝墉云蒙鳩大戴禮作蛟鳩方言作懷雀蒙蛟懷一聲



之轉皆爲細也校荀子鷓鴣卽鷓鴣說文以訓桃蟲郭璞

以爲桃雀故易林桃雀竊脂巢於小枝搖動不安爲風

所吹則桃蟲鷓鴣鷓鴣一物也以上並焦氏毛詩補疏說案焦說甚

覈但以毛韓楊鄭四君說推勘之鴟鴞爲鷓鴣而鷓鴣

爲桃蟲二鳥不同蛟鳩自是鷓鴣非鷓鴣也然據說苑

易林則西漢時已并二鳥爲一故鄭詩箋亦引或說蓋

其譌混已久不復可理董矣

懷氏之苞 孔云懷讀爲懷爾雅曰槐懷大葉而黑苞本

也 案周禮朝士鄭注云槐之言懷也聲近義通

醯酸而蚋聚焉 孔云釋名曰醯多汁者曰醯或从醯爲

醋非也古者無醋和酸以梅酸謂味爽也 孫校云據

儀禮聘禮及公食大夫禮鄭注論語皇疏廣雅釋器似

古人亦以醢為醋醢酸與樹蔭同非謂味爽也案孫說是也釋名之醢乃醢字之誤畢氏疏證已校正孔據彼譌文輒謂古無醋大謬

昔者瓠巴鼓瑟而沈魚出聽孔云沈荀子作流嚴校

云淮南說山訓作淫魚高氏云淫魚長頭身相半長丈

餘鼻正白玉為瑱以黈纁縣之如語亦欠明了古文用

字斷無有呼條繩為纁者說文註案段說甚覈但細繹盧

說蓋以統為統繩所以縣瑱與如淳說同然此經之義

似又不如是竊謂黈統疑當作統統元本黈作絰即統

之誤統統即左桓二年傳之衡統也晏子春秋外篇云

纁紘充耳恐多所聞也紘為冕弁之維繞頤下以上著

於笄不專垂耳旁古書說塞耳充耳者多屬瑱統言之

未有及紘者晏子之紘疑亦當爲統之誤彼云續統充耳亦卽此經統統塞耳也統正字當作衡周禮追師掌王后首服云追衡笄鄭注云王后之衡笄皆以玉爲之唯祭服有衡垂於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統縣瑱賈疏謂卽左桓二年傳衡統紘紘之衡以玉橫施之其下縣瑱若然周制王及后首服並有玉衡衡橫而瑱直二物同縣耳旁衡與統續聲相近

皇象本急就篇有笄黃亦卽周禮之笄衡詳札邊

故古書或作統續皆衡之段借字也薛綜黻續爲黃綿丸之說續漢書輿服志劉注引呂忱字林論語皇侃義疏左傳桓二年孔疏漢書東方朔傳顏注並用其義後儒或繆相沿襲其制甚不經蓋卽因古冕服有衡字或作續而生此繆說實則衡用玉爲之不用綿續也後人

不悟續為衡之段借而以本義釋之又緣士喪禮有白  
 續為瑱之文遂臆造黃綿丸之說重紕馳繆不可究詰  
 矣魏晉以後冕制並沿黃綿鞋續之說段氏知其繆而  
 又未知其為衡之沿譌故畧辨之  
江永鄉黨圖考謂黃  
 帝用鞋續後王易之  
 以玉為瑱亦  
 臆說不足據互詳周禮正義

雖行必鄰也 盧云鄰郟 孔云鄰大訓作隣 孫校云

鄰也當作遴矣注鄰郟當作遴吝  
丁據 嚴校云正文

鄰字與保身正黑口在頷下似易獄魚而身無鱗出江

中說文魚部論衡皆作鱣魚魚名本作鱣古覃淫沈音相

近故或作淫或作沈非浮沈之沈也 案嚴說是也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黻元大作紼 統塞耳所以聳聰也 盧注云禮緯含文嘉以懸



統垂旒為閉姦聲弁亂色今云丁校改令不案丁惑視

聰案當從戴校作聽則璅瑱之設案璅瑱當為璅之譌兼此二事也案盧意禮

緯縣統以著瑱垂旒以著璅兼閉聲弁色二事也戴元本莊子為黈黃也案此

記與莊子及著詩之義則人君以黃統充耳大夫用素

皆尚以玉也案盧意詩黃統為充耳而加以玉玉即瑱也然毛王案官本下有之字

徒以案官本下有為字石飾玉及鄭謂充耳為玉名義乖錯故

未詳 案文選東京賦李注引作黈續塞耳所以塞聰

也黈作黈不作黈亦不作絰李所據別本本與盧不同

也盧氏此注據著詩為說而不盡用毛鄭義大夫用素

疑當作大夫用青士用素今本挽三字耳王謂王肅也

著傳云素象瑱瓊華美石孔疏引王肅云以美石飾象

瑱即盧所據也鄭謂充耳為玉當作為縣玉著箋云以

素為充耳謂所以縣瑱者也今本無縣字則與詩箋義

不合 又案說文糸部統冕冠塞耳者段玉裁云大戴禮

黈統塞耳所以揜聰黈黃色也統同纁薛綜東京賦注

曰黈纁言以黃綿大如丸縣冠兩邊當耳不欲妄聞不

急之言此薛氏緣辭生訓大戴統字乃統之譌形之誤

也黃色之統下垂充耳自統譌為統漢初諸儒不能辨

證禮緯客難東京賦諸書又改作纁因起薛氏繆說而

呂忱顏師古從之用黃綿塞耳禮之所無士喪喪禮曰

瑱用白纁豈有生時以纁充耳者如淳漢書注曰以傅

鄰愛于卑遠疎賤之鄰異其通作遴則同攷郟乃卻字

之俗體見廣韻二十四陌部敬齋古今黈云郟說之郟

則讀如裕音是也說文云遴行難也廣雅釋詁云遴盈

也又云難也俱與盧義合吝俗作𠂔見廣韻二十一震部盧注郟字卽郤字非吝字也自來經典中以郟代郤不可枚舉案說文憐乃遴之或體案孫丁校是也官本並同盧蓋釋鄰爲吝與易悔吝之吝義同俗書吝作𠂔又涉正文鄰字而譌作郟非盧本之舊也

盛德第六十六

故有天災則飾明堂也 盧云淮南子云丁校增立字明堂之

廟丁校改行明堂之令以調陰陽之氣而知四時之節以

避疾丁校改病字之災也

故有不孝之獄則飾喪祭之禮 盧注云經解曰喪祭之

禮廢則君臣丁校改臣子之恩薄

故有弑獄則飾朝聘之禮也 盧注云經解曰朝聘丁校改

之禮廢則君臣之義

丁校改位失

季冬正法孟春論吏治國之要也 丁校云左襄廿六年

傳賞以春夏刑以秋冬

其法誠德 孔云德當作得 丁校云其法誠德法誠不

德二德字不誤通篇重德不重法法歸并于德

冢宰之官以成道 盧注云天道 丁校改性 案盧校同 發施故為道

故六官以為轡司會均入以為軌 孫校云均入當作均

人家語作均仁二官明矣 案俞樾說同

大史內史左右手也 嚴校云太史內史孝經疏引作內

史太史與前合 案王念孫校同

此御政之體也 嚴校云孝經疏引體作禮

百度不審立事失理財物失量曰貧也貧則飭司空 盧



注云司勳掌六鄉之賞田丁校改地以等其功 案賞田見

地官載師盧引夏官司勳元文作賞地鄭注亦云賞地

賞田也盧或兼用注義 又案立事失理句義難通竊

疑立當爲工司空掌百工故云工事也立工形近而譌

明堂者所以明諸侯尊卑外水曰辟雍 嚴校云大雅靈

臺正義引盛德篇卑下有也字水下有名字

堂高三丈 孔云此謂檐階之高非階崇也又云丈宋本

譌尺从元本改與許叔重五經異義引此文合 案宋

本作三尺是也考工記匠人殷人重屋堂崇三尺周人

明堂堂崇一筵與殷不同蔡邕集明堂月令論云堂高

三尺以應三統是明堂月令自同殷制不得有三丈之

高禮記明堂位孔疏引五經異義作三丈自是傳寫之

誤孔輒據以改此文又謂九丈為檐階之高以強圓其說非也

東西九仞南北七筵 孔云仞七尺也筵九尺也考工記

云東西九筵似彼文為誤又云仞宋本譌筵 異義引

此文改 孫校云異義下文仍作東西九筵仞字乃傳

寫之譌未可據此孤文反疑考工為誤 案孫說是也

此經文本與匠人同孔疏所引亦是誤文匠人明著度

筵之文則不當廣從異度又仞當從說文為八里孔从

鄭以為七尺亦非是詳周禮正義

揖朝出其南門 盧注云周禮司士職曰正朝 丁校增儀字案戴震

汪中 校同 之位

大戴禮記斲補中終

大戴禮記勣補卷下

瑞安孫詒讓

千乘第六十七

不相陵斯庶嬪違違則事上靜 孔云違彰也上下之分

彰

案洪頤煊三朝記註謂違古通作章引昏義明章婦順為釋與孔略同

丁校云違疑

卽障字

案此義未塙

又云下句少庶嬪二字

在中朝大夫必慎以恭出會謀事必敬以慎言長幼小大

必中度 案此指朝臣言不當與妃嬪文相屬疑當在

後莫敢援於外句上文義似正相承貫也

凡士執伎論功 丁校功改力 案丁據少閒篇校也王

制作執技論力少閒同禮記釋文云技本或作伎

脩四衛強股肱質射御 孔云四衛四境也 洪頤煊云

脩太平御覽引作循 案王制作適四方羸股肱決射  
御文義略同唯適四方此作脩四衛義獨殊異少閒篇  
文亦同竊謂以兩記合校疑此脩當從御覽作循循修  
形近而誤循與巡通說文辵部云巡視行兒循四衛謂  
巡行四境猶彼云適四方也周禮巾車革路以封四衛  
鄭注云四衛四方諸侯守衛者蠻服以內彼據王國九  
服言之此則據侯國四境言之兩經義小異也  
庶人仰視天文俯視地理力時使以聽乎父母 案使字  
與力時文義不相承貫疑使當爲事說文史部事古文  
作叀與吏形近故傳寫譌爲使周禮遂師云巡其稼穡  
而移用其民以救其時事鄭注釋爲四時耕耨斂艾芟  
地之宜是其義也



誘居室家有君子曰義 孫校云有君子曰義方本作及

幼子曰不義 丁校 依改 案義當從王念孫說讀為俄 詳尚書述

聞 上不當有不字方本臆改不足據

以中情出小曰閒大曰講 孔云講讀曰構 洪云講當

為諜字之誤也 三朝 記注 案原本顧氏玉篇言部引講正

作諜洪說是也經典諜字宋本多譌講詳周書斟補豐

諜篇

夫是故一家三夫 丁校云董子爵國篇一家百畝以食

五口多寡相補率百畝而三口

於時有事嘗新于皇祖皇考 王云嘗新非祭名新字非

後人所加 案此疑盧注以嘗新二字釋嘗字而傳寫

誤入正文

以節民事 嚴校云高安本民事作民食

案洪本同

地移民在 孫校云方本作地移民聚在字屬下讀 案

方本在字屬下今之世讀是也

王念孫讀同

但民下挽一字

方本作聚恐臆增耳

古者殷書為成男成女名屬升于公門 孔云殷眾也殷

書蓋戶籍之名 案殷書義難通孔說亦臆定無徵竊

疑殷即版字形近而譌周禮司民掌登萬民之數自生

齒以上皆書于版書版者謂之版書猶書策者謂之策

書矣

五穀必入於倉 孔云必入言無露積 丁校云必畢通

用 嚴校云尚書大傳畢力賞罰白虎通諫引作必力

左氏隱元年傳云同軌畢至白虎通崩引作必至

崩

四代第六十八

夫規矩準繩鈞衡 孔云鈞權也 丁校云管子揆度以

權衡規矩準為正名五則以權為鈞亦可加繩則六矣

權衡元可分然鈞是鈞盤管子七法作均又周語云大

不出鈞韋注鈞所以鈞音之法也 詳續漢志管子宙合以繩

准鈞規四者並言則當改鈞形勢解云規矩鈞繩韓子

大體篇操鈞 一本作鈞視規矩舉繩墨 案依丁後說則鈞

當作鈞義亦得通鈞盤與鈞音之鈞異物與規矩等並

舉亦不類丁前一說可刪

以興庶虞庶虞動 孔云大訓不疊庶虞 嚴校云困學

紀聞引亦疊庶虞

奐然而興民壹始 孔云奐然新貌言與民更始 丁校

云孔注似改興爲與又似不改 案疑當作與民更始  
興壹卽與更之誤

子曰可以表儀 孔引楊簡曰表外也卽其外之儀狀可

以知其中 丁校云表儀似卽入官之表儀

案洪說略同

羣然威然 孔云羣然可親威然可畏又云威宋本譌威

从大訓改 丁校云羣然於人何所不容威然其不可

者拒之威然卽蹙然

案洪亦从威云威近也言可親近義與孔丁異

見才色脩聲不視孔讀聞怪物怪命不改志 孫云疑當

以不視聞爲句 嚴校云案聞字改屬上句似不必

高安

本屬上句脩聲不可言視固矣但古人不拘句首有見字可

云見卽可云視依孫校則聞字亦當作聽 案嚴說是

也才色義難通疑才當讀爲采書皋陶謨在治忽史記



索隱引今文書在作采在才聲類同故才采亦得相通借也

委利生孽 孔云委積也 孫校云昭十年左傳蘊利生

孽

案洪說同

子曰有天德有地德有人德此謂三德 孔云洪範三德

一曰正直二曰剛克三曰柔克剛天德也柔地德也正

直人德也 丁校云文五年左傳天為剛德 案此篇

盧注已佚衛將軍文子篇孔子曰孝德之始也盧注云

天道曰至德地道曰敏德人道曰孝德四代曰有天德

有地德 丁校下增有 夫學天地之德者皆以無私為能

也動而樂施者天德也安而待化者地德也故天之德

有廣狹矣自餘禮義忠信已下皆為人德因事則為禮

厚其行則為孝也據彼注則盧以周禮師氏三德釋此  
三德其說雖不塙然可補此篇注義之闕也

願富不久妨於政 孔云不久無恆也 案孔說難通久

疑當為以以已字通 此經以已二字多互用見夏小正篇 謂願求富無終

已時也以久形近而譌

依勿與謀 孔云依違者不足與謀 洪案依違不可云

依孔說非是此依疑當為旅說文於部旅古文作𠂔云

古文以為魯衛之魯此亦當讀為魯言愚魯之人勿與

之謀事也依旅形近而譌曾子制言上篇行無據旅旅

元本亦譌依與此可互證

虞戴德第六十九

此以上知所以行斧鉞也 孫校云此以以字當刪

質直而好仁 孫校云舊本官本俱作質知此作質直未

詳何本

案此刻本之誤學海堂本校改質知

乃升諸侯之教士 孔云宋本疊出諸侯从御覽刪人丁

校云疊諸侯之教士五字

其地心端 孫校云心下添志字

此唯官民之上德也 孔云官民猶言君人也管子曰為

人君者修官上之道 丁校云此文王官人之官管子

則在官言官之官管子君臣上正文卻作上官注以為

君在眾官之上與下宮中對 案文王官人篇云變官

民能此官民疑與彼義同

子曰否猷德

孔讀句非

保保

丁讀句是

惛乎前以小繼大變民示也

孔云猷古通以為由字保保當為桀紂字形之誤

丁校云保保即徑徑之誤 案丁蓋讀猷德保保句謂

即四代篇之由德徑徑也 徑徑同詳曾子立事篇好直而徑孔注 其說甚

瑯但上下文義仍難通依彼文云由德徑徑吾恐昏而

不能用也以相推校似謂用德行之則甚徑直今不能

用而德昏亂於前 昏乎前上疑當尙有德字而今本挽之 故有以小國代

大國則不得不更制典物以變易民之視也大意似如

此唯保保徑徑究不知孰為正字耳孔失其句讀又校

改保保為桀紂大謬

庶人以言猶以夏后氏之祔懷袍褐也 孔云祔盛服也

又云庶上大訓有任字 案庶人以言疑當作度人以

言庶正字作度與度形近又涉上文而誤此承上總言

不專指庶人也夏后氏之祔古書未見竊疑祔當作珩



卽左定四年傳所謂夏后氏之璜也

又見哀十四年傳

璜珩二

字聲近古可通用行與付形近左玉形又涉下袍褐而

誤从衣遂成耐字耳此謂以言度人則內外未必相符

契若老子所謂被褐懷玉無由知其寶也大訓度人上

有任字蓋臆增不足據

汪本亦依大訓增任字非是

諸志第七十

節事以動眾則有極

孔云宋本疊出動眾從大訓刪

丁校云動眾宜疊

孫校云不應刪

案洪移下動眾二字箸下句有極以

使民則勸上似非

政不率天下不由人

孔云下史記作又

嚴校云下索

隱作亦

案王校亦從索隱

虞夏之歷正建于孟春

嚴校云史記麻書云昔自上古

麻建正於孟春

案晉書律麻志引亦作建正

物乃歲俱生于東

孔云言萬物與歲俱起於春

嚴校

云俱史記作具

案汪中校同

案物乃歲文義難通疑物乃

當為朔及二字之誤朔篆文與物相近乃及亦形之誤

周禮大史鄭注云中數日歲朔數日年此朔即朔數歲

即中數也歲謂自今年立春至明年立春十二月節氣

一周朔謂今年正月朔至明年正月朔日躔十二次一

周二者俱起於東方也

民之動能不遠厥事民之悲色不遠厥德 孔云悲色當

為斐色言好色不淫也斐即妃字蜀都賦曰娉江斐

洪云能力也悲憂也管子曰賤人以悲色告愬其主

三朝

註 案能態之段字悲色猶言顏色也考工記梓人云

且其匪色必似鳴矣鄭注云匪采貌也此與管子之悲  
色並與匪色聲義同孔釋為妃色則與上句動能文義  
不相貫矣汪照本徑改  
為妃色尤誤

步于四川伐于四山 孔云伐宋本譌代从大訓改 丁

校云四川四山四方之山川與九山九川一例 案伐

四山義亦難通疑宋本作代不誤周禮甸師云喪事代

王受青裁鄭注云既殯大祝作禱辭授甸人使以禱藉

田之神受青裁弭後殃或四山亦有遣官代禱之禮與

於時龍至不閉 王云閉當作閃 孫校云說文閃窺頭

門中也案洪  
說同

蜚蟲不食天駒 孔云凡物幼曰天馬幼曰駒 丁校云

天駒指小馬 洪云天少也 案天疑當為麋之省爾

雅釋獸云麋其子麋王制云不殀天鄭注云少長曰夭  
雜出服 丁校云服似版之誤

賢人並憂 孔云憂讀爲優 嚴校云說文憂行之和也

从又慝聲引詩布政憂憂後人以憂爲慝喜之慝而以  
優代憂唯大戴自來寡誦習者故偶存古義而未改

文人官人第七十二

變官民能歷其才藝 盧注云試以眾德歷觀其才也

孫校云民當改以 案王制云凡官民材必先論之論  
辨然後使之又云司馬辨論官材此變卽辨之借字變  
官民能猶辨論官民之材虞戴德篇云此唯官民之上  
德也民似不必改以

富貴者觀其禮施也 孫校云富貴上當增一曰二字



其老觀其意憲慎強其所不足而不踰也 案強其所不

足則當勉其不及而不必慮其踰此踰字依聲類當讀

為偷謂苟且也詳周書斟補

曲省其行以觀其備成 孔云成字衍周書無案汪本無成字

志殷如浚 盧注云浚蓋深字案汪本作也 孔云如浚周書

作以淵 口校云浚即澗字譌體而不悟其為避李唐

諱也錄本姓闕 案某校說亦通若然此字譌在唐以後則

盧注末四字豈後人校語誤與注淆耶

其貌固嘔 孔云戴氏校本改嘔 嚴校云嘔嘔古通用

不必改又與謳通東原先生撰方言疏證於嘔色下校

云嘔亦作嘔引廣雅為證則已知不必改矣廣雅釋詁

二云嘔色也又釋訓云嘔嘔喻喻喜也

喜怒以物而色不作 案作當為作之譌曾子立事篇盧

注引論語其言之不作亦譌作為作

日愚怒者也 孔云怒盧本作驚 案怒疑驚之借事二

字聲類同

有道而先困自慎而不讓 孔云周書云自順而弗讓

孫校云官本從方本刪有道而先困五字 案慎汪中

校改為順是也下文云自順而不讓此書順字多作慎

詳保傅篇孔補注說自順義詳前無辨而自慎句孔註

日始妬誣者也 孔云始字疑與妬字相似而衍戴氏校

本刪孫校云始字宜刪案汪中說同

日治志者也 孫校云治志方本作志治

欲色嘔官本作嘔色以偷 盧注云偷苟且也 嚴校云

汪中校同

逸周書偷作愉愉卽媮通偷當訓愉悅此節言五氣發形于外之象曷嘗言小人之情形乎盧注于上下文全不檢點

五曰生民有霽陽 孔云霽宋本譌靈从元本改案說文霽正陰字从雲今聲 丁校云說文雲部黔雲覆日也古文或省作会陰陽二字相對並在阜部

隱於仁質也 孫校云質下當有者字

施不在多靜而寡類莊而安人曰有仁者也 盧注云寡

類不好狎 孔云周書曰口弗求情忠而寬貌莊而安

曰有仁者也 王云經文本作靜忠而寬貌壯而安靜

與情壯與莊古字通貌與貌同謂其情忠而寬貌莊而

安也寬寡類類皆字形相近而誤 案王校以靜爲

情類為貌是也餘皆未當此以周書互較疑當作施不

在多多靜而寡貌謂多情實而寡文貌猶王言篇云多

信而寡貌多情即多信也誠情字通上文云多稽而儉貌寡

貌與儉貌義略同下文又云飾貌者不情亦正與此相反今本無多字涉

上句而挽貌又譎類盧所見本已然而寡字則不誤周書寬乃

寡字之誤王轉據以改此慎矣莊以安人人當作之曾

子立孝篇云莊敬而安之下文敬以安之亦誤為安人

可證言其貌莊敬而居之以安不矜持也

浚窮而能達 盧注云浚深也 案浚疑即深字上文志

殷以深深作浚與浚相似上文又云用之物窮則為深

與此義同盧注當作浚深字與前注云浚蓋深字今本亦或

作也亦正同今本正文譎作浚校者并改注作深也以就



之耳

幽閒之行獨而不克 盧注云克好勝人也 案克當作

兌形近而誤兌隊字通謂處幽獨而不隊其行也盧注

緣誤為訓不足據 詳周書  
辭補

廉潔 丁校  
改絜 而不戾

歡欣以敬之 孫校云敬當改致

敬以安人 孔云安字誤當為要言不貌為恭敬偽以要

名 孫校云安人當改安之 案孫校是也詳前孔說

誤

道行而不平 盧注云言以道行復不平也 案不平與

道行文義不相貫平當為卒之誤字漢隸卒字作平與

平形近故譌謂能行而不終也四代篇卒明王念孫校

謂是平明之誤與此可互證

畸鬼者不仁 孔云畸倚也 嚴校云畸人見莊子

大宗師

李注畸奇異也廣雅

釋詁

鬼慧也又二云畸表也畸鬼

疑是奇表詭譎之意又荀子

脩身

云倚魁之行楊倞注云

倚奇也魁大也倚魁者皆謂偏僻狂怪之行蓋倚魁即

畸鬼也 案嚴說是也奇表亦見周禮宮正鄭注云奇

表譎觚非常又大司樂云大傀異哉注云傀猶怪也此

鬼及荀子之魁皆即傀之省借字

六曰取慎察而絜廉者 孔校云慎當改順

便是長民之獄訟 孫校云長當改掌

二曰鄉則任貞 盧注云幹事曰貞 丁校云當云事幹

或云事之幹

三日官則任長 盧注云周禮曰大事聽丁校其長小事

則專達

六曰家則任主 盧注云易曰家丁校下有嚴君焉父母

之謂也

論辨九用以交一人 案交當為效之段字交效聲類同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成廟將遷之新廟 盧注云禮志云遷廟者更釁其廟而

移故主焉案此篇成廟之文與穀梁相傳也 丁校傳

改傳又云禮志檢未得 案此冢上引鄭玄士虞禮注

疑禮志即鄭志佚文鄭志以經分類隋唐人引之多省

稱某經志也

徙之日君玄服從者皆玄服 盧云周禮司服職曰公之

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孤

丁校改公是也江本同之服子男之服自毳冕而下如侯伯之服

孤之服自絺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大夫之服江本作卿大夫之服

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玉藻曰君命屈狄再命禕衣內

司服職曰辨內外丁校改外內是也江本同命婦之服鞠衣展衣絲

衣素紗丁校改沙案紗古今字盧注引經多以今字易古字此當是盧氏舊本如是不必依丁校是

也其於祭也君與夫人皆申其服祭統曰公衮丁校改君卷案

此疑亦盧氏所改冕立于丁校改於阼夫人副禕立于丁校改於東房是

也臣及命婦助祭於君皆盡其服自祭於家咸降一等

陰爵不敢申也雜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已

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已特牲饋食禮曰主婦纒笄

宵衣立於房中是也然鄭氏頓貶公侯使一同玄冕以



祭於己非其差也且諸侯專國禮樂車服王命有之何

獨抑其服乎玉藻曰玄端以祭裨冕以朝孫炎云端當

為冕玄冕祭服之下也其祭先君亦裨冕矣孫說為合

今舊本作下汪本同此孔氏校改未即吉故略同爵弁也君命屈狄與

再命禕衣者謂其夫為君則命其妻以屈狄加再等之

命則上公夫人乃禕衣孫鄭等改鞠衣非也又云一命

展丁校改禮衣者此則申子男臣妻之服耳言小國臣妻一

命者亦展丁校改禮衣不命者則亦祿衣玄又分公疑當作孤卿

大夫玄冕二字衍汪本無及其妻為三等而升降其服經云孤

絺冕卿大夫玄冕何為易之又令小國之卿及內子更

同列國之卿孤絺冕與鞠衣錯易其次尤非宜耶汪本作也

孔云玄服冠端玄也禮爵弁緇衣注以玄服為爵弁

誤矣周禮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則鷩冕從尸之服也若然諸侯廟事皆當與尸同服士虞記曰尸服卒者之上服則主人亦申其上服玉藻諸侯玄端以祭者凡冕服皆玄其幅皆端通五等言之孫叔然猶沿鄭義破端爲冕及以裨冕爲鷩冕之等皆非是荀子曰大夫裨冕曾子問曰太宰太宗太祝皆裨冕蓋裨冕卽玄冕裨之言卑也冕服之最卑者 案玄服此篇與下諸侯釁廟篇兩見盧並以爵弁釋之蓋因釁廟云君玄服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而禮記雜記說釁廟云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兩記文不宜舛異故據以定之也雜記孔疏則云初受命於寢門內之時君與祝宗人宰夫雍人等皆著玄服謂朝服緇衣素裳等其祝宗人

宰夫雍人等皆入廟之時則爵弁純衣是孔沖遠以此  
玄服爲卽朝服孔氏補注則以爲玄端服並與盧說不  
同蓋經凡言玄服者必玄衣玄裳禮經所謂袷玄亦作  
袷玄說文衣部云袷玄服是也袷袷之俗與唯言玄衣者不同猶凡言素  
服者必重素與唯言素衣者不同也以禮服考之爵弁  
服玄衣纁裳朝服則緇衣素裳皆無玄裳盧孔說於義  
並不合惟補注以爲玄端服則正是緇衣玄裳緇玄色略同通  
言不與袷玄之服合其說實較舊義爲長但雜記云爵  
弁純衣而此記云玄服無在寢在廟異服之明文補註  
說唯此未協竊疑此玄服固是玄端然與特性冠端玄  
不同蓋爵弁玄衣玄裳也司服於王侯卿大夫士服之  
下總承之云其齊服則有玄端素端是爲王侯以下齊

服所通用

鄭注以為專為士之齊服非也詳周禮正義

蓋禮服冕弁冠諸服

並繫冠為名唯玄端素端獨不以冠為名明其一服而

兼數冠凡貴賤等差不同有冕服之玄端有弁服之玄

端有冠服之玄端哀公問五義云端衣玄裳冕而乘路

者志不在於食葷此玄冕玄衣玄裳冕服之玄端也特

牲之冠端玄者玄冠玄衣玄裳冠服之玄端也此記玄

服則爵弁玄衣玄裳乃弁服之玄端與爵弁之本服玄

衣纁裳不同與玄冠玄端亦不同猶素端亦有皮弁白

布衣素裳與皮弁素衣素裳之本服不同與縞冠白衣

素裳之素端服亦不同也

詳雜記疏引賀瑒說

漢以來禮家說唯

知有玄冕玄冠兩玄冠而爵弁服之玄端匙有知者故

多誤解冕弁服之玄端為王侯卿大夫之齊服禮經多



士禮故所云玄端皆繫玄冠服惟玉藻說天子玄端朝  
日諸侯玄端以祭孔奭軒以為卽玄冕服則不必破字  
而義可通鄭注及孫叔然咸以玄端專為士齊服故並  
破端為冕但鄭君謂五等諸侯自祭同用玄冕司服注云諸侯  
非二王後其餘皆玄冕而祭於己也而孫謂五等諸侯祭先君亦裨冕卽  
公衮冕以下是也則各得申其上服與鄭義不同盧氏亦從之  
攷公羊昭二十五年何休注云禮諸侯裨冕以朝天子以祭其祖禴亦謂諸侯朝祭同服孫說似卽本於彼  
其義實為允協但玉藻以祭對朝言不宜專據祭之下  
服孫氏玄冕之說於玉藻終有難通耳又盧所定諸侯  
卿大夫命婦之服與鄭亦不同鄭玉藻君命闕狄再命  
禕衣一命禮衣士祿衣注云此子男之夫人及其卿大  
夫士之妻命服也禕當為鞠諸侯之臣皆分為三等以

次受此服彼注又云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蓋鄭意公之臣與王臣同服孤一等卿大夫共一等如司服所云侯伯子男之國無孤則卿大夫異等其妻服亦如之如其說是侯伯子男之卿得服絺冕妻服鞠衣與王公之孤同而王公之卿反止服玄冕妻止服展衣於次尤不合故盧氏駁之其說亦較鄭爲長也詳周禮正義

設洗當東榮 盧云記因卿士當言東霤 案士冠禮設洗直於東榮鄭注云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屋爲夏屋燕禮設洗當東霤注云人君爲殿屋也鄭意蓋謂人君屋四注則有東西霤卿大夫之屋唯兩下則無東西霤故士冠云東榮也此記爲諸侯禮宜與燕禮

同當云東霑而云東榮故盧特明之亦用鄭義也記因  
卿士蓋謂記者因卿大夫亦有遷廟之禮故通云榮其  
說似牽強文亦有挽誤孔氏禮學卮言則謂榮霑不異  
不從鄭盧說於義似較長此補注未著其說何也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

成廟釁之以羊 盧云祭器名者成則釁之以豕

丁校下增豚字

也

君玄服立於寢門內南向 案向雜記孔疏引作鄉鄉向

古今字

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玄服 盧云以神事故亦同爵弁小

戴君朝服者謂不與也雜記孔疏云玄服謂朝服緇衣

素裳其祝宗人等入廟之時則爵弁緇衣 孔云此玄

服亦玄端也爵弁純衣事神之服既請命時入廟乃易之耳 案玄服亦當為爵弁玄衣玄裳小戴君朝服則是玄冠緇衣素裳與此不同者疑禮家之駁文鄭注云君朝服者不至廟也故盧謂彼據君不與禮孔又兼據此經及鄭說參互釋之謂未入廟朝服入廟則易爵弁服以調停兩經之歧異似皆未塙

雍人割雞屋下當門邾室割雞于室中 盧注云邾丁校改夾

下並同案夾邾字通保傳注亦作邾室門邾之室一日東西廂也雜記曰

門邾室皆用雞先門而後邾室其岬皆於屋下割雞門

當門邾室中室案小戴割雞亦於屋上記者不同耳丁校

屋上改屋下案如作屋下則不得云記者不同了校未塙此不言岬略也 孫編脩

希旦云據雜記文則廟用羊升屋而割之而謂之釁門



夾室用雞於屋下割之門當門夾室中室而謂之衄孔  
疏乃謂羊亦有屋下之衄雞亦有屋上之釁然大戴禮  
釁廟篇云門以雞有司當門北面雍人割雞屋下當門  
邾室割雞於室中可見夾室卽在屋下割雞別無屋上  
之釁而廟亦未必有屋下之衄矣蓋釁衄自爲二禮釁  
之禮重故在屋上衄之禮輕故在屋下周禮司約云若  
有訟者則珥而辟藏此亦於屋下爲之未必升屋也鄭  
云衄謂將刳割牲以釁先滅耳旁毛薦之則似先衄後  
釁故疏家申其說如此然衄滅耳旁毛之說本無所據  
而先衄後釁記中實無此義也盧注云小戴禮割雞屋  
上然小戴記實無此語蓋南北朝講師相傳之說耳

禮記

集解

案夾室漢唐舊說並以爲東西箱盧獨以爲門夾

之室古無是訓未詳何據保傅篇注釋宴室云宴室邾  
室次宴寢也亦曰側室與此注義又不同盧意以此經  
割雞在屋下與刲羊在屋上異小戴則刲羊割雞同在  
屋上故云記者不同蓋與孔疏略同然以兩經文參互  
校覈似孫說近是

小辨第七十四

社稷之主愛日

盧注云書云日夜

丁校

不遑也

昔者先王學齊大道以觀於政天子學樂辨風制禮以行  
政諸侯學禮辨官政以行事以尊事天子大夫學德別義  
矜行以事君學順辨言以遂志

阮云順  
與訓通

庶人聽長辨禁農

以行力

案學齊大道句義難通盧孔亦並無釋考此文

並冢上學小辨言之故下文天子諸侯士並以學與辨

對舉大夫以學德別義對舉別亦卽辨之借字也注云別猶

辨也竊疑此句亦當云學齊辨道齊義未詳洪訓為同亦未瑋今本作

大者疑故書作父說文八部云父分也孝經說云故上

下有別又艸部云父古文別是父與別古字同借父為

辨猶借別為辨也父大形近因而致譌耳

足以辨言矣 盧云孔子曰詩可以言可以怨邇之事父

遠之事君多識丁校下增於字鳥獸草木之名

子曰行禮樂而力忠信其君其習可乎 孔云宋本脫行

字从大訓增君上戴氏校本刪其字 孫校云其君其

字應刪

子曰毋乃既明忠信之備而口倦其君則不可 案其疑

當作與讀毋乃至口倦與十二字為句今本作其義不

可通

君朝而行忠信忠滿於中而發於外形於民而發於四海

案次句當作忠信滿於中與正文正相承貫今本脫

一字荀子云忠誠盛於內發於外形於四海與此語意

正同忠誠即忠信也

子三辭將對公曰疆避子曰疆侍 盧注云謂避疆也一

曰公以夫子三辭欲避左右之疆者也 孔云疆人名

時侍公側公疑子有隱言恐聞於三家故令之避 案洪說同

洪云疆高安本作强 案孔說甚塙足證盧注之誤

但疆不知何人考檀弓悼公之喪季昭子問於孟敬子

鄭注云昭子康子之曾孫名强此疆本亦作强字通疆

疑即季昭子蓋周制世卿子弟多充宿衛即周禮宮正



所謂士庶子是也昭子時蓋尙童穉侍哀公左右而公與三家嫌隙已深慮其泄言故令之避孔子以無隱言既不必避又恐益增季氏之疑故復命其侍此與情事正合論語孟敬子逮見曾子昭子與彼同時校其年齒自得侍哀公矣

德以柔政曰知政正義辨方曰知官官治物則曰知事事戒不虞曰知備毋患曰樂樂義曰終案此上文九知文

並首尾相銜接正義辨方承上知政此正疑亦當作政毋患承上知備上疑闕有備二字母患卽無患也

洪云  
毋古  
通作  
無字

### 用兵第七十五

詩云魚在在藻厥志在餌鮮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校德

不塞嗣武於孫子盧云言用兵二章但用兵革喪除其

德不以塞亂而徒傳續武事于子孫者也孔云三引

詩無又云之文以韻讀之餌矣子皆相協古音久如已

亦得合韻疑本逸詩通為一章鮮民二言特偶同蓼莪

耳汪中說同丁校云呂氏慎大覽報更章引兔置文王二

詩亦協韻又云注云二章指上四句案三引詩文義

不相承貫必非一章孔說未塙

公懼焉曰民上者可以無懼乎哉嚴校云懼焉之懼當

讀瞿莊子庚桑云南榮趯懼然顧其後釋文向史記云子孟

荀卿懼然顧化錢氏考異云懼即瞿字說苑君道云哀公懼然有

閒抱經先生云即瞿然漢書惠帝紀贊懼然注曰懼讀曰瞿音其居反又東方

朔傳王莽傳中後漢書申屠剛傳楊厚傳何敞傳皆以

懼為瞿

案洪說同

少閒第七十六

故天子昭有神於天地之間 盧氏祭法曰有天下者事

丁校

改祭百神

孫云有字當改百

案王念孫汪中校同

案孫校與

注合但千乘篇云立有神則國家敬四代篇云是以祭祀昭有神明則有神於義亦通

昔堯取人以狀舜取人以色禹取人以言湯取人以聲文

王取人以度

盧句

此四代五王之取人以治天下如此

盧云四代據文距殷或曰文王取人以度四代謂兼之

也 劉校云或說經文無此字代字絕句 案注疑當

作四代據文服殷謂文王為殷諸侯不得自為代故王

有五而代止四也

洪頤煊俞樾謂堯舜當合為一代案祭法云此五代之所不變也鄭注云

五代謂黃帝堯舜禹湯則禮家實不以堯舜為一代似不及盧說之長  
為巨轉寫  
距字誤又疑距當為臣臣譌  
作距也

海外肅慎 盧注云周武王時肅慎貢楛矢文麈 案此

注並本周書王會武王當作成王文麈王會作大麈

武丁卒崩 丁云卒字宜改既 劉校云上文有成湯卒

崩當是文法如此

列五王之德煩煩如繁諸乎 盧注云如繁者言如萬物

之繁也 孔云如讀如而諸讀為者案洪頤熿說同 孫校云

案盧注意如不讀為而下君如財之發而用之讀如而

案如當如字讀繁諸疑當云繁緒言如絲之亂也緒

諸同聲段借字

曰於此有功臣焉 孔云功工同 案功當作巧形近而



誤四代篇云巧匠輔繩而斲孔校未塙

發而用之 盧注云易曰藏器於身待時而發 丁校改動

子曰臣願君之立知如以觀聞也 盧注云觀君博聞以

立知焉 孔云如朱本作而觀聞宋本譌閒觀从朱本

改戴校云當作而以觀聞也 案聚珍本及汪中校同 案此當以

朱本為是四代篇亦云臣願君之立知而以觀聞也此

與彼同如而字通

君曰不足臣恐其足 盧注云實足可行而君曰不足則

臣云足所謂可否也 孔云宋本脫臣恐其足一句从

戴氏校本增 丁校云薦可替否見晉語九昭二十年

作獻可去否 孫校云恐其足三字於理有碍戴校蓋

從方本以意增也 盧校補臣則云足 汪中校同 案盧校蓋

依盧注推定然亦無本可證當闕疑

如未之成也 孔云未字本譌木从大訓及元本改 丁

校未仍改木 孫校云木字不當改未下文草木根鞞

傷則枝葉必偏枯正與木之成反對 案虞戴德篇云

君之聞如未成也與此文同宋本不足據丁孫說誤

疆萑未虧 盧注云言疆域與草木皆未易於常也 孔

云萑戴氏校本作藪 案聚珍本及汪中校同 案疆萑疆藪義並

難通草木無易常之理盧說尤牽強疑此當作疆萬萬

卽字之借字說文宀部字籀文作寓从禹與萬聲類同

萑萬篆文形近而誤

非天自反人自反 孔云自宋本譌是从朱本改 案人

是反義尙可通朱本疑臆改不足據

朝事第七十七 案儀禮覲禮周禮大行人鄭注並引作

朝事儀是古本目有儀字竊疑儀又當作義與聘義鄉

飲酒義義同作儀者古字通也

命上公九命為伯 孫校云如孔說則命亦衍字官本作

諸臣之五等之命刪以定其爵下凡十八字 案王念孫

從官本 是也

投壺第七十八

某有枉矢哨壺請樂賓 孔云哨宋本訛哨从吳氏逸經

改 案禮書百十四云大戴哨作峭又廣小戴作哨為

誤此說 是北宋本已作峭

算多少視其坐矢八分 孔云八分矢圓徑也 又云小

戴矢作籌無八分二字 王引之云八分當為八介介

有距堂音書  
猶枚也

述聞

案禮書引大戴算大八分則北宋本此矢

字作大卽冢上算多少言之算卽小戴記之籌也蓋此  
云算大八分猶下文云矢大七分並以圓徑爲大文例  
正同唯算大於矢一分相較不多也今本大作矢則與  
算不相冢又與下文矢大七分之文爲重復足明其非  
也孔釋下大七分云前文云矢八分此大七分者似謂室中五扶之矢其筈既短圓徑亦殺非也盧校  
從小戴作籌八分義雖是而與大戴舊本不合王校改  
作矢八分則文義並殊相去益遠矣

壺脰修七寸口徑二寸半壺高尺二寸受斛五升壺腹修  
五寸 孔云壺高已下九字宋本並訛作小字 案此  
五句疑當在前矢大七分下中獲旣置句當接下弓旣  
平張云云歌詩當相屬不宜以此節橫隔其間蓋傳寫



錯著於此宜移正 又案禮書云先儒釋大戴禮謂壺  
尺二寸併頸腹言之則北宋本此九字已誤作小注

凡雅二十六篇其八篇可歌歌鹿鳴貍首鵲巢采芣采蘋  
伐檀白駒騶虞 孔云小雅之材七十四大雅之材三  
十一此唯二十六篇又鵲巢諸詩今皆在風亦以爲雅  
蓋出漢人之記樂府所存非周舊也 案此蓋秦漢人  
所記雅謂雅聲對下商齊爲宋齊方音言之非詩之大  
小雅也投壺禮先秦時通行於邦國故歌詩則有雅商  
齊之聲鼓則有魯薛之節與六詩風雅不相涉也孔說  
未允

公冠第七十九 案此公當爲五等諸侯之通稱盧蓋謂  
專屬九命上公故破四加玄冕爲三加衮冕其說殊不

塙也

其餘皆公同也

案皆下當挽與字

汪照本有與字

公立端與皮弁皆鞞

孔云與宋本譌以从吳氏逸經改

案以與古通用舊本不誤不必依吳改

朝服素鞞

盧云立端諸侯朝服皮弁天子朝服鞞從裳

色皆素也

孔云朝服冠弁服也

案盧以朝服為兼

冢上文立端皮弁為文也但禮經凡言朝服者皆指委

貌朝服而言無指皮弁服者惟論語鄉黨篇吉月必朝

服而朝集解孔安國云朝服皮弁服然其說殊未塙

詳禮

學厄言不可依用

公冠四加立冕

盧云四當為三立當為袞字之誤

孔

云四加者始加緇布冠立端服再加皮弁三加冠弁與

玄冕爲四也四加尊於士也不加袞下天子也冠義正義曰天子當五加袞冕 案此經之義眾說差異而皆有難通盧意蓋以上文云公玄端與皮弁皆鞞卽公始加再加之服又云朝服素鞞者乃釋玄端皮弁之義不入加數故注亦兼據周禮司服王眡朝則皮弁服及儀禮諸侯玄冠朝服爲釋明二服並得爲朝服也但此記及說苑修文篇家語冠頌篇皆作四加玄冕而盧破爲三加袞冕旣嫌專輒而以朝服素鞞爲兼釋上文二服審校文義終有未安况禮服通例鞞同裳色如以朝服素鞞釋玄端則是玄端素裳與齊服袞玄不合仍是朝服而非玄端於禮例尤不合孔冲遠冠義疏則不破字家語王肅注亦不破字又云天子五加玄冕依王孔說

則當初加緇布冠玄端再加玄冠朝服三加皮弁以皮  
 弁尊於玄冠也但以朝服充再加與經文先後敘次既  
 乖而冠禮通例重冠不重服故凡異服同冠者皆不兩  
 用禮緇布冠即玄冠之古制二冠亦例無兩用倘謂初  
 加緇布冠再加玄冠朝服則顯違茲例知其非也士冠  
 禮賈疏則云大戴禮公冠四加緇布冠皮弁爵弁後加  
 玄冕天子亦四加後當衮冕賈氏亦不破字而以三加  
 為爵弁蓋以士冠禮推之但此經無爵弁之文耳孔氏  
 補注則以經朝服充三加而釋為冠弁周禮鄭注謂即  
 玄冠朝服孔則  
從戴震說謂冠  
 弁亦為弁制但司服諸服之等冠弁服在皮弁之下  
 則亦不得先加皮弁後加冠弁於差次終不合也考說  
 苑脩文篇云公始加玄端與皮弁皆必釋  
 通朝服玄冕四



加文與此小異劉書卽本此經而於經首句立端皮弁  
皆釋立端上增始加二字是以立端卽爲初加之服自  
來說者並沿其誤若然則朝服素鞞句爲贅文如盧以  
朝服爲卽釋上二服則弁立冕亦止三加不得充四加  
之數故必破字而後可申其說孔以朝服充三加之一  
則又不得尊於皮弁於三加彌尊之義尤不合總緣經  
文首舉立端卽以爲初加之服故勉強牽傳必不可通  
今以經文敘次及禮服尊卑之等差互詳繹竊謂當以  
賈說爲是蓋經云公立端與皮弁皆鞞二句三加之服  
實已賅備但其敘次冠服則先尊後卑不依加之先後  
爲次士冠經則以加之先後爲次故先卑後尊文例固  
不同也若然公初加以緇布冠立衣素裳卽所謂朝服

素鞞也與士禮緇布冠玄端冠同而裳異再加則以皮  
 弁與士禮同三加則以爵弁玄衣玄裳亦與士禮冠同  
 而裳異四加乃玄冕矣蓋經舉冠服止四等一玄端一  
 皮弁一朝服一玄冕皮弁玄冕既無異義而朝服又必  
 無用爵弁之理且鞞同裳色而素鞞之與爵弁服亦迥  
 不相冢唯緇布冠為玄冠之古制以配朝服尚無不合  
 以士冠緇布冠配玄端相與比例亦正相類是朝服必  
 為緇布冠而玄端之必屬爵弁可例推也況經玄端朝  
 服既必非一服而緇布冠玄冠又例無兩用明所云公  
 玄端者必爵弁服之玄端亦即前諸侯遷廟釁廟兩篇  
 之玄服也彼玄服盧亦釋為爵弁服但不蓋公初加再  
 加三加冠與士禮正同但以裳鞞為異故經於朝服著

知其為爵弁之玄端耳詳前

素鞞之文而於玄端皮弁則不著鞞色以二服一玄端

緇鞞

爵弁本服玄衣纁裳則用韎韐此玄端玄裳則宜緇鞞與本服不同

一素裳素鞞其

色不同也如是則記文乃可通而於禮服之差等亦復

無舛賈援此記而釋之如是當是齊梁禮家古義或出

盧注之前自是瑯詁惜所論不詳故略爲申證之至天

子冠禮經無明文玉藻云始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又

云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纁纓諸侯之冠也

則天子始加當易緇布冠而用玄冠而五冕同玄冕則

又不得與袞冕分屬兩加然則王孔五加之說揆以一

冠不兩加之例不能無悟亦不如賈說之優孔氏從之

疏矣

讀漢書禮儀志說漢帝冠禮四加一緇布冠二進賢冠三武弁四通天冠與賈說等次亦略同但初

加仍用緇布則是古諸侯禮與玉藻不合耳

其醕幣朱錦采四馬其慶也 孔云采錦之雜色者或疑

采為束之誤其慶也以四馬 案或校是也此當以朱

錦束四馬為句束帛乘馬禮幣之常也孔讀四馬屬下

非 家語作束帛乘馬可證此文之誤

周公使祝雍祝王 盧注云雍大祝定左與王為祝辭於

冠告焉 案祝雍宅書未見周書王會篇有祝淮氏雍

與淮篆文相近疑即一人也注定左字譌疑當作官名

汪本作當左亦非

遵並大道邠或 盧注云邠或當為邠或聲字之誤也

案史繩祖學齋佔畢四引注作當為芬或 汪本作芬或

陛下永永與天無極 盧注云凡一百 孔云此注不可

曉似校書者所記然推算前後字數亦不合姑存之



案學齋佔畢引注作凡一百字以義推之疑當作凡十

一句

維某年某月上日明光于上下勤施于四方旁作穆穆維

予一人某敬拜迎于郊以正月朔日

案尚書大傳作月朝以注校之似舊

本亦當作朝日

迎日于東郊又盧注云古者帝王以正月朝聘

案黃以周校改射是也當從之

率有司迎日于東郊也所以為萬品先

而尊事大也

案盧校云所以十一字是正文尚書大傳可證

案儀禮經傳通

解續引尚書大傳有此祝辭末又云迎日謂春色迎日

也堯典寅賓出日此之謂也則此為春分迎日之禮非

正月朔之迎日也伏傳文最析此文即本於彼末以正

月朔云云及注古者帝王云云伏傳亦有其文然在迎

日祝辭之前蓋本是二禮淺學錄彼文綴此而錯亂其

次遂不可通耳章末注以大傳校之並是正文誤作小注盧校唯以所以為萬品先十三字為正文尙未審也

本命第八十

三年瞽

汪本作瞽

合然後能言

孔云瞽凶也

孫校云說文

瞽目童子睛也从目喜聲讀若禧

嚴校云說文無瞽

字目部有瞽字義亦不合玉篇日部云瞽盛貌也多熱

也義與凶異愚謂當作臍說文凶頭會罔蓋也或作臍

古文作卣玉篇肉部又作朐頁部又作顛顛皆俗字韓

詩外傳作腦家語本命作顛案嚴說是也臍瞽形近

而誤

墳墓不坏

盧注云同於邱陵

孔云注四字舊誤入正

文今校改

孫校云同於邱陵四字當仍舊本作正文

婦有七去 嚴校云內則疏作今婦有七出記文自兼庶人言之

多言去 嚴校云內則正義引作口多言去與下文合案王

念孫校同

不順父母去 案俞樾云去字衍文是也當刪 為其逆德也無子為其絕世

也淫為其亂族也妒為其亂家也有惡疾為其不可與

共粢盛也 嚴校云內則正義引作不順於父母為亂

德也又淫泆為亂其族也又不可與共粢盛也

盜竊為其反義也 嚴校云內則正義引作竊盜與上文

合

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 嚴校云內則正

義引取作受與更作曾經

殺入者罪止其身更盧注云周書云大命世小命身孫

校云逸周書命訓解大命世罰小命罰身

易本命第八十一

故人十月而生丁校云董子陽尊卑篇人十月而生合

于天數也

耗土之人醜盧注云周禮大司徒職曰山林之民毛而

方川澤之民黑而津邱陵之民搏丁云大司徒作而長

墳衍之民皙而瘠原隰之民豐肉而痺案盧注引周

禮多以今字改古字如保傅篇注引大胥仲春舍菜合

引內司服此搏當作搏痺依大司徒文當作庠素紗是也

食肉者勇敢而捍丁校捍改悍案聚珍本同云從

大戴禮記斲補下終



跋

大戴禮記斟補三卷瑞安孫仲容先生詒讓著也先生淹  
貫百家歸宗於禮所著周禮正義天下士莫不推服斯編  
殆猶其餘緒耳大戴之學其微已久至清乾嘉而後漸復  
盛行北周盧辯所注僅有二十四篇既非完書又多譌脫  
於是有爲校訂者則若錢塘盧文弨休甯戴震歸安丁杰  
嚴元照江都汪中陽湖孫星衍棲霞郝懿行寶應劉恭冕  
吳縣朱駿聲有爲注解者則若曲阜孔廣森青浦汪照南  
城王聘珍儀徵阮元臨海洪頤煊震煊通州雷學淇安邱  
王筠維縣宋書升閩縣葉可莊又有不爲專書而筆札別  
存者則若武進臧琳仁和孫志祖寶應劉台拱高郵王引  
之黟縣俞正燮德清徐養原俞樾新化鄒漢勛當塗夏忻

貴陽劉書年萊陽周悅讓綜觀諸家所據或同或異所見亦或是或非而讀大戴者反覺眩然罔所適從以視昔之索然無可取資者其蔽一而已矣先生旁采孔汪阮洪之注與夫丁劉孫嚴所校而斟其得失補其所未及備信爲治大戴者必不可少之書如保傅篇釋四學遷廟篇釋玄服公冠篇釋三加四加之制皆皎然精審確乎不可以易先生禮學名家固非諸儒之所得詳也是書舊有石印本流傳未廣往歲忠奎授經於大戴亦主孔氏而以汪王二氏副之則見義蘊尙有未明詰訓尤多難安因悉矧眾說併羣書之涉是記者取其精英汰其粗菜艸成大戴禮記訓纂後五六年復得先生此書每思補錄而訖未果四方多故轉徙無常不識何時始得從容畢此未竟之業耳比

者古學院擬廣先生是書之傳重爲木刻忠奎躬與校字  
因略述三百年來治大戴學者之概要如此甲申春月榮  
成後學姜忠奎謹識